煙嶼樓筆記

煙嶼樓筆記卷之四

鄞徐時棟同叔

墨家有節喪葬之法本之禹教也呂覽取之爲節喪篇其云葬淺則狐狸抇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溼余謂避狐狸之患尙是易事而欲避水泉則南方地下多水便非大易於是乘風止水而葬經之說起矣　郭璞葬經僞書也然猶是通人所爲故其言近理後世諸書巒頭理氣各執一是正如蛙鳴井中卽其名書如曰堪輿曰地理堪輿地理豈可屬之形法耶錦繡萬花谷引相冢書此必是古書惜不傳其名亦較古雅相冢書曰青烏子稱山三重相連名連傘山葬之二千石此條見引後集中　吳時長沙大饑殺人無

數趙達告權謂餘干水口暴起一洲形如鼈食彼郡風氣可掘

去之權因遣人斷其背儀遂止今形家者往往有治彼救此之

舉亦常有驗

余自道光三十年下第南歸不渡錢江者今十年矣近自杭州來

者皆言西興漲沙得八九里彼岸則去草橋門甚邇記余渡江

時出草橋門必走沙路將十里然後可坐江船若西興渡口則

江船傍村岸也今兩岸適與相反滄海桑田固不可測而形家

者言亦有未可盡廢者蓋凡省會郡縣以至村落市鎮必求其

地氣凝聚然後得安堵無恐若省城之外曾不數年而江水侵

蝕其地至八九里之多則地氣不固顯有明證然則咸豐十年

二月之禍雖曰人事豈非天哉

墓石最好是統板一底一蓋謂之統板假如三穴則用統石三塊

合縫處作合筍放時用油灰膠黏合筍結甎安梁以後用統石三塊作蓋亦作合筍用油灰復以半圓石兩條覆合縫處所謂覆水者也於是封之以土此法吾鄉行之巳久亦最堅固後來不知何人作俑謂一棺一石日久必有傾側高下之虞乃刱為橫三底橫三底者橫放三石以為異棺同石日後陷則俱陷無高下矣不知時日既久三石但裂一條便化為六石傾側高下更可憂慮此無知妄作害人不淺者也前伯仲二兄治先塋時亦用橫三底及余改葬拆穴則中左穴之間竟作裂縫一處開裂凡過合筍無不寬鬆然後知樹根草綫及一切泥土無不由合筍中而入者其害事如此　古人造椁之法有純以甎結成圓如橋者謂之環椁先兄治先塋亦用此法為費較鉅而實無益且又害之余啓穴時見穴中多土其從合縫入者無論矣兩

旁甎上多挂薄土若燕窩然此皆從甎中沙眼入者蓋古時甎坯細膩堅潤但須堆疊鑲合使無罅漏便成佳椁今世甎坯既麤燒之又不如古法以故一甎沙眼極多泛視之若無隙可尋細視則處處皆病故古法有不可用之今日者此類是也若半折衫下亦用甎然其甎較環椁甎爲大燒之易於堅潤且結甎以後必用石灰細細刷託一切泥土亦不易入也

湖州某方伯歿後棺用沙方木葬用糯米沙灰迨其曾孫貧無賴竊發棺售之遺骸暴棄事見冷廬雜識中雜識謂葬法以糯米和沙灰爲尤堅固抑知暴殄天物不可爲訓方伯之孽雖不僅用糯米一端未始不因此增罪戾云吾謂固也而謂尤堅固亦安果堅固彼曾孫者焉能竊發之且但欲堅固則如膠漆樹漿凡性黏之物無不可和沙土倡用糯米亦作俑無後者耶乃至

沙方木亦殊不必用往往殯已歲餘及遷葬而臭聞於外大凡蓋棺之後恐棺木有細縫不能察見必以燈草火照之則有縫處風自內出燈火自爾搖動可以用漆塗抹之矣而沙方木質既廣厚其中或有細裂縱彎環曲折雖以燈草照之風不能徑出則有縫與否終不可知若臭氣則固能彎環曲折自內而達外也故不如以燥木多塊如諺所云十一合十三合者皆可但使木燥而合縫密再加以漆與全塊何異又何必出巨貲買沙方而使人掩鼻哉若如湖州方伯之曾孫也者則宇內罕聞之事尚不必遠慮至此

檀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其下皆詳當時飾棺之制是爲志云云者猶後世言辦理喪儀耳而禮家文章家乃援以爲納壙志石之祖一何可笑

唐人王元感創喪期三年當三十六月之說鳳閣舍人張柬之引經據傳以駁之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時人謂其言深合禮典後人亦謂其論非研精經術者不能然吾觀其駁議前據春秋次尚書次禮記次儀禮而其引春秋者獨以文二年納幣爲證左氏公羊氏杜注何注幷及士昏禮及杜氏長歷合數書參互考究始得申明己意乃閔公二年夏五月吉禘於莊公公羊傳譏之有曰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明白簡易可據如此而反置不引豈非失之眉睫者乎

世俗處喪自父母外竟謂之花花孝（俗呼孝字作服字解）其語不知始何時姚旅露書云京師期功以下孝帽頂心皆綴紅絨一朶曰花花孝莫知所自而流俗可笑

露書云莆中遇節皆啖米果喪家則不然曰恐眯死者之目又不

放炮曰恐彈死者此爲禍福之言以愚俗耳不知爲食旨不甘
聞樂不樂意也使知此意遂爲之巳蓋其畏禮不若畏禍也余
謂此等語甚有補世道蓋婦孺無知尊長與之說禮何能卒解
不得已姑爲不經之說曰若不如是則死者將受痛苦婦孺雖
不曉禮意而其愛死者之天良則人人同具也於是聞言恐懼
謹守不違其後互相傳說遂成故事故說雖庸妄而較之引經
據典文過飾非者天淵矣吾鄉婦孺亦時有此等語如云親死
四十九日內不可梳頭洗脚違之則冥官將以所梳下垢膩强
死者食之以所洗下汚水强死者飲之矣又如云喪家不得煎
蘇木汁違之則其汁在冥中傾入血湖池强死者入池中飲所
傾水盡而後已余每聞此等語不惟不駁正之并爲之附會以
實之若必迂拘然告以面垢之儀及雖孩提不得衣赤之制則

口乾舌燥而解人不易得也

放翁家訓云每見喪家張設器具吹擊鑼鼓家人往往設靈位輟哭泣而觀之僧徒衒技幾類俳優令吾鄉初喪首七如所謂散花十供養之類幾於無貧富無不然者余丁內憂時不能禁佛事而若此等事則嚴絕之　放翁又云近世出葬僧徒引導尤非敬佛之意又王栐燕翼貽謀錄云出葬用僧道導引此何義耶至於鐃鈸乃胡樂也胡俗燕樂則擊之而可用於喪柩乎又開寶三年十月詔開封府禁止士庶之家喪葬不得用僧道威儀前引觀前數條知其來已久竟不知作俑何人此風吾最惡之近時士大夫及富室巨族其出喪不用僧道前引者甚少男喪用之已爲無理之至若女喪而用僧道前導之淸夜自思得已乎其不得已乎

俞文豹吹劍錄云俗師以人死日推算如子日死則損子午卯酉生人犯之者入殮時雖孝子亦避甚至婦女皆不敢向前一切付之老嫗家僕非但枕藉磚扱不仔細而金銀珠寶之類皆爲所竊云云余向不知有此陋俗一日吾友何韻仙琳遭母喪余往送殮將蓋棺忽見數人拉韻仙出櫓外韻仙號哭顛撞欲入視數人者正色强抑之使不得入余大駭問故或告余此說余益駭急斥拉者使撒手然後韻仙得入視嗚呼此何時也而忍以禍福避忌之說行其閒乎　回煞之說他郡多有之而吾鄉獨無往往見小說家言紀之綦詳且甚驗如云煞神足似鳥爪以灰布地上試之無不然者然何以他郡信驗如此而吾鄉獨無遂絕不聞有影響可知妖由人興一切皆然親喪固所自盡知禮之君子宜有以正風俗矣　明張文定公邦奇集云先大

父諱愖字汝誠明於幽明之故鬼怪誕妄之說一無所惑越俗遭喪用術士蓋棺必令舉家出次於外謂之避煞此與他鄉回煞之說不同否則有鬼物掊擊之或病或死率有應驗府君治喪黜之至今吾鄉俗無避煞之擾孝子慈孫得以致愼終之誠自府君始也余按文定雖如此說然此風由明至今未革也惟文定云蓋棺時今則皆以首七日當蓋棺時以鐵釘釘棺之四隅稍留其末至首七日則術士來呪誦靈文始敲沒其釘將敲家人盡避出襘外謂之塞釘陋俗雖亦可笑然於人子愼終之誠無與也或此風向在蓋棺時後爲汝誠先生所黜故改至首七耶

周書斛斯徵傳高祖山陵還宣帝欲作樂令議其可否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尙不樂其況作乎內史鄭譯曰旣云聞樂明即非無此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天下有病狂喪心之人

矢口妄言而倘敢託之經義如鄭譯者其罪豈但逢君長君而已哉經云聞樂不樂又云食旨不甘若依譯議則亦當云止可不甘何容不食一切禮法誰可棄之人道由此滅絕矣

世凡未葬以前朝夕奠及客至必使喪幃之內哭不絕聲主人但欲使哭聲達外而已固不問所哭婦女之於死者親疏哀戚果何如也考喪大記及周禮挈壺氏居然有代哭之文然則作僞固始自三代耶南史王秀之曰世人以僕妾值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每讀其語不覺失笑也

君子不家於喪古人安貧守禮如此今士大夫以赴告索賻贈竟成風俗矣舅犯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讀之汗顏　明人劾嚴氏疏中有以母喪爲奇貨之語噫達官丁憂下吏破產此

風久矣何獨嚴氏哉

宋蓮叔吏部紹棻之夫人卒其兄仲穆廣文紹周疑主喪者以問於余余曰蓮叔主之無可疑者仲穆謂據禮當以尊長主喪今有兄同居而弟主私喪可乎余曰此正禮文也奔喪禮曰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鄭注曰各爲其妻子之喪爲主也祔則宗子主之然則同居之兄不得主弟婦之喪明矣而喪服小記又曰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若依小記之言則今日雖尊大人尙在亦當使蓮叔主之然愚謂此不可從者舅得以統子婦夫兄不能統弟婦故當以奔喪之言爲主也仲穆又問然則夫兄得主弟婦之祔耶余曰然婦祔於祖姑祖姑者吾大母也將祔必告廟焉得以卑幼主其事故有兄則必以兄主之亦禮由義起者也

近時西湖有詩僧曰達受者自號六舟能詩畫尤善拓金石十餘年前嘗來甬上主馮柳東師處師爲之吹噓張羅爲余畫紅梅於扇頭頗有逸致先是阮文達公元嘗呼之爲金石僧而陳芝楣中丞鑾又嘗延主滄浪亭畔大雲菴故齊梅麓太守彥槐貽以聯云中丞教作滄浪主相國呼爲金石僧六舟每以是自詫余謂中丞相國賞識高僧可也高僧口中豈宜常有中丞相國耶慈谿鄭耐生喬遷極力詆之貽書柳東師嘵嘵不已此則耐生之學究也　文達嘗以柳東師生平所著書撰集十六字書楹帖贈之此聯嘗懸之學署齋壁六舟來寧波至師處遍視四壁獨傾倒此十六字八分書題右聯末云某年月日某人曾觀其胸中不能忘相國如此　六舟拓金石文能搨數尺高銅瓶內底字凡彝鼎之屬雖極凹凸欹側或耳足奇古或垂環纍纍

六舟手搨之紙本與物不爽毫黍眞絕技也

方治菴絜能畫著色山水而尤善刻竹器嘗於祕閣上爲人刻行樂子面僅七八分許而淺鏤深刻鬚眉如生題字數行雖細如米黍波磔無少改異數十年來所見刻竹者多矣無能出其右者治菴天台人

裴晉公微時羇遊洛中一日策蹇驢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定已數年有二老倚柱相言曰蔡州何時得平猝見晉公愕然而退僕夫在後聞其語曰頃憂蔡州須此人爲將乃平也僕遽以告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爾此事見劇談錄晉公不信老人語是常情也惟不解老人何以知之知未來耶何以不知蔡州平日知相人耶決其富貴爲大將已矣焉能必其平蔡也眞異人異事惜不傳姓名

仇池筆記載歐公云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脣不著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云云余身不出里巷卽有虛名亦無足重輕者而動輒得謗不減古人每見六一此語未嘗不自笑也

西湖志餘載耿聽聲能嗅衣服以知吉凶貴賤郭逵爲殿帥耿謁之知其部中周虎彭洛夏震皆當爲節度後果如所言此等事眞出常理之外十餘年前有一瞽者來鄞自云能相宅問無目作何相法曰但擊牆壁門板吾聞聲卽知吉凶試之歷歷不爽領之一空宅使聽之曰此宅八月閒當有產難死者時相隔僅兩月尙無居人也後月餘一候補官來賃此屋其婦竟以生子歿此室中　又余少時聞有術士能聽鑼聲而決官之升遷降罷百不失一此又事理之更不可解者官異其人而所擊之鑼與擊鑼之人無異也不知從何別之史稱佛圖澄能聽鈴語豈

鈴有語鑼亦有語耶

祝由科能移瘡毒於牆壁上即牆壁上開刀傅藥而身上愈此亦無理可詰者一日有航船泊潮某處俄頃有暴客船來與相並其人皆狀貌凶惡船中並是刀劍航客悉惴惴驚恐無計可施薄暮忽一暴客以菸幹過船尾來乞火且窺探艙中物衆客方各皇遽失措會航頭坐客能祝由科乃以全紅火炭置己掌上出船尾使暴客取火暴客大驚揚帆遽去此則可謂不龜手藥之用得其時者矣

晉書載桓靈寶以一柳葉紿顧虎頭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己虎頭引葉自蔽靈寶就溺焉虎頭以爲果不見己大喜甚珍此葉按此事若信則虎頭庸愚已極何但癡乎俗語有云一人引一楓葉自障而攫市中之金以爲人不見己也及爲

市人所苦撻其人復曰汝雖撻我而實未嘗見我也向謂不過
諸語不意其有典故如此　白晝攫市上金吏詰之曰但見有
金不見有人耳此語出呂覽去宥篇然則吾前所記諸語固合
子史而成者

唐張文成鷟朝野僉載狀士大夫慳吝可笑者數條荆州長史夏
侯處信常以一小瓶貯醯一升自食家人不得霑餘灕僕告醋
盡處信取瓶合於掌上餘數滴因以口吸之始授直去廣州錄
事參軍柳慶獨居一室器用食物並致臥內奴有私取鹽一撮
慶鞭之見血洺州刺史鄭仁凱有小奴乞履凱曰阿翁爲汝經
營鞋有頭門夫著鞋至凱使探取樹上鸜巢子鸜啄木也門夫脫鞋
上樹凱令奴著鞋而去門夫竟至徒跣凱向奴有德色安南都
護鄧祐家巨富奴婢千人從未嘗設客孫子將一鴨私用祐以

擅破家貲鞭二十韋莊數米而炊秤薪而爨炙少一臠則覺之一子八歲而卒妻歛以時服莊剝取以故席裹屍殯訖仍擎其席以歸其憶念也嗚咽不自勝張氏所載甚夥偶錄數則以供笑噱諸凡此類蓋必士大夫而後能出此吾觀於近世而知之也

暑月誤食蠅則患泄瀉朝野僉載云夏侯彪有奴盜食臠肉彪大怒乃捉蠅與食令嘔出之按食蠅而嘔未之聞也

王性之銍默記載曾子固作中書舍人自恃前輩輕蔑士大夫徐德占爲中丞越次揖子固甚恭謹子固問賢是誰德占曰禧姓徐子固答曰賢便是徐禧德占大怒曰朝廷用某作御史中丞公豈有不知之理其後子固除翰林學士德占密疏罷之又攻罷修五朝史云云余謂子固贈黎安二生序自謂以迂得罪於

世若性之所記果眞是子固以倨傲不遜爲世所指惡耳豈得爲迂耶

婦人妒忌之性本自天生悍酷暴虐之婦無論矣稍知自愛者雖不至於已甚然亦幽憂拂鬱而不能自主故以后妃聖女而詩人乃以不妒忌爲頌嫩之詞固知逮下之難也唐錢唐主簿夏榮勸杭州刺史裴有敞納二姬裴妻崔夫人大怒榮謂使君命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夫人曰寧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夫人情莫不惡死而婦人尤必信命今則死亦不足懼之矣其年夫人果暴亡唐太宗以兵部尚書任環妻柳氏妒甚令上官齎壺酒賜之僞云此鴆酒也飲之立死環三品合置妾媵爾後不妒不須飲若妒即飲之柳拜敕訖曰妾與環結髮夫妻今多內嬖誠不如死一飲而盡帝亦無如之何觀此二事則死生禍

福倘不足以動其心況尋常勸誡之言乎

天不能自明明於日也月不能自生明生於日也吾嘗問天何以明問十婦人而九不知也吾嘗問月何以生明問十男子而九不識也然則男子之知去婦人幾何哉 温公功名論月有光藉日不服習之則不能以明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不以人君擬天而以比日古人自有深義統上宇下宙之中天非日不明月星非日不生明地非日不成萬物非日不萌天至大地至厚而必以日爲至尊也故以之喻大君

人窮則反本疾病則呼父母非獨人也物亦有然即以五行論之水生木水黑木青木焚而炭則其色黑木生火木青火赤火滅而烟則其色青火生土火赤土黃土坯而陶則其色赤土生金

土黃金白金鍊而剛則其色黃金生水金白水黑水凍而冰則其色白大約死水白鬼火青朽木黑鑪金黃竈土赤物性既窮子現母色所謂反其本也咸豐九年十二月十八夜慈谿馮鑪鄉廷藻宿草堂翦燈夜話偶及於此語頗有理姑記之 鑪鄉曰木之一葉微乎微者也然觀其終始而性理具焉葉始抽芽其色黃黃者土色木出乎土也既而漸綠凡畫家著色必青黃雜而後成綠綠者土色而兼木之本色也及老而赤赤者火色火爲木之子則老而傳子也又衰而復黃象其始生而返乎土也既落而黑黑者水色水爲木之母則物窮而返本也

春秋繁露云琴瑟報彈其宮他宮自鳴而應之此物之以類動者也余素不諳琴理然嘗試之陳二几几上各横一琴撥東几上第幾絃則西几上第幾絃自動不爽分寸屢試不異因是歎古

聖人制作之精妙如此　佩韋齋輯聞謂湻熙間郭楚望以月夜鼓琴於郡守趙資政之雁沼閣有物似魚非魚跳躍池中者再四皆怪之他日復鼓前操跳躍如故明日涸池水索之得無射律琯蓋沈埋歲久適鼓亦無射調聲應氣求故如此然亦奇矣余謂此蓋惟琴能之若使吹笛協後世南北曲無射調恐此琯不能躍也先聖製器神妙自有不可測至理在

枯木得雨露之滋潤皆能生芝吾家月湖之宅庭柱忽生一芝余弟子舟以爲不祥吾笑曰古人方以爲瑞付史官歌頌不已汝乃謂爲咎徵耶其實是此柱上蓋瓦不密常有雨露浸潤其端故日久有生氣並無關於休咎也升屋視之果然又石上亦能生芝吾於友人王澹巖昌期家親見之蓋亦樹木漿汁積聚而成者

呂覽知分篇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啟高注夏后啟鄒公子之名其下數稱夏后啟並非誤文是古人命名之最奇者

吾鄉舊有幸姓嘉慶間其子姓改之爲古而自鐫私印曰自我作古然古姓古有之古強古革不一而足廣韻謂是古公之後

俗謂吳姓爲口天越絕書後序云以口爲姓承之以天

古人有名有字而已無所謂號也況別號乎然別號二字恰見於經注疏中左傳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注曰爲立別號所以寵異之尚書疏曰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而別號左傳莒紀公注云紀號也莒夷無謚故有別號

即姓爲名古今少有辛稼軒之妾一曰田田一曰錢錢然是女子名也四庫書目中有沈沈眞僅見者吾鄉舊有郁郁應童子試大爲學使詬責即時命改名始得攜卷入場

人情厭故喜新幾於無所不有無事不然以堂堂名堂以亭亭名亭以軒軒名軒以閣閣名閣人謂之新奇吾謂之怪誕也洪洞范鄗鼎名其集曰草草草此與沈沈郁郁何異

史事演義惟羅貫中之三國志最佳其人博極典籍非特藉陳志裴注敷衍成書而已往往正史及注並無此語而雜史小說乃遇見之知其書中無來歷者希矣至其序次前後變化生色亦復高出稗官盛傳至今非倖也乃至開秦列國東西兩漢六朝五代李唐趙宋無不有演義則無不可覆瓿者大約列國兩漢不過抄襲史事代爲講說而其人不通文法平鋪直敘繁人之事反棄去之隋唐演周宋初諸書則其人並不曾一見正史直是信口隨意捏造妄說有全無情理一語不可究詰者俗語丹青以爲故事扮演上場愚民舞蹈甚至亂民假爲口實以煽庸

流此亦風俗人心之患也有心世教者當禁遏之
古樂不可作今之扮演雜劇卽古舞樂之流遺也場上感慨激昂能使場下人涕泣舞蹈所謂觀感於不自知今樂猶古樂孟子信非欺人者場上竊玉偷香則觀者淫心生場上巧偷豪奪則觀者貪心生場上任氣力爭則觀者鬭心生場上使智用巧則觀者詐心生反是而演忠孝節義之事則觀者之良心不覺而自動矣近時陳子相吾弟子舟諸人言於官力禁淫戲是也而猶未盡也余謂禁演不得演之劇不如定演應演之劇凡一戲班必有戲目取之以來遏不知者詰其戲中大略以忠孝節義爲主次之儒雅之典奇巧之事又次之以山海之荒唐鬼怪之變幻而要以顯應果報爲之本又凡忠臣義士之遇害捐軀者須結之以受賜恤成神仙亂臣賊子之犯上無道者須結之以

被冥誅正國法如此教導優伶如此此嚴禁班主一切如水滸傳說唐反唐諸演義並禁絕之已習者不得復演未習者不許復學將來教雖伶造新戲即以吾向所言之大意喻說而使領略之則人心有不善風俗有不正者乎即如寧波一郡城廂內外幾於無日不演劇游手無賴之徒亦無日不觀劇也日日以忠孝節義之事浸潤於其心肝肺腑中雖甚兇惡橫暴必有一點天良尙未澌滅者每日使之歌泣感動潛移默化於不自知較之家置一喙日撻其人其功效相去無萬數也世有知言之君子必不以我爲迂腐也

世俗扮演宋太祖必塗朱滿面不知何所本也宋史本紀稱初生時體有金色三日不變然則即據此語亦當塗黃矣本紀云建隆元年三月壬戌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尙赤又云乾德元年以

太常議奉赤帝爲感生帝俗之顏如渥丹蓋本諸此又優人扮太祖必以淨爲之本紀云既長容貌雄偉則脚色爲相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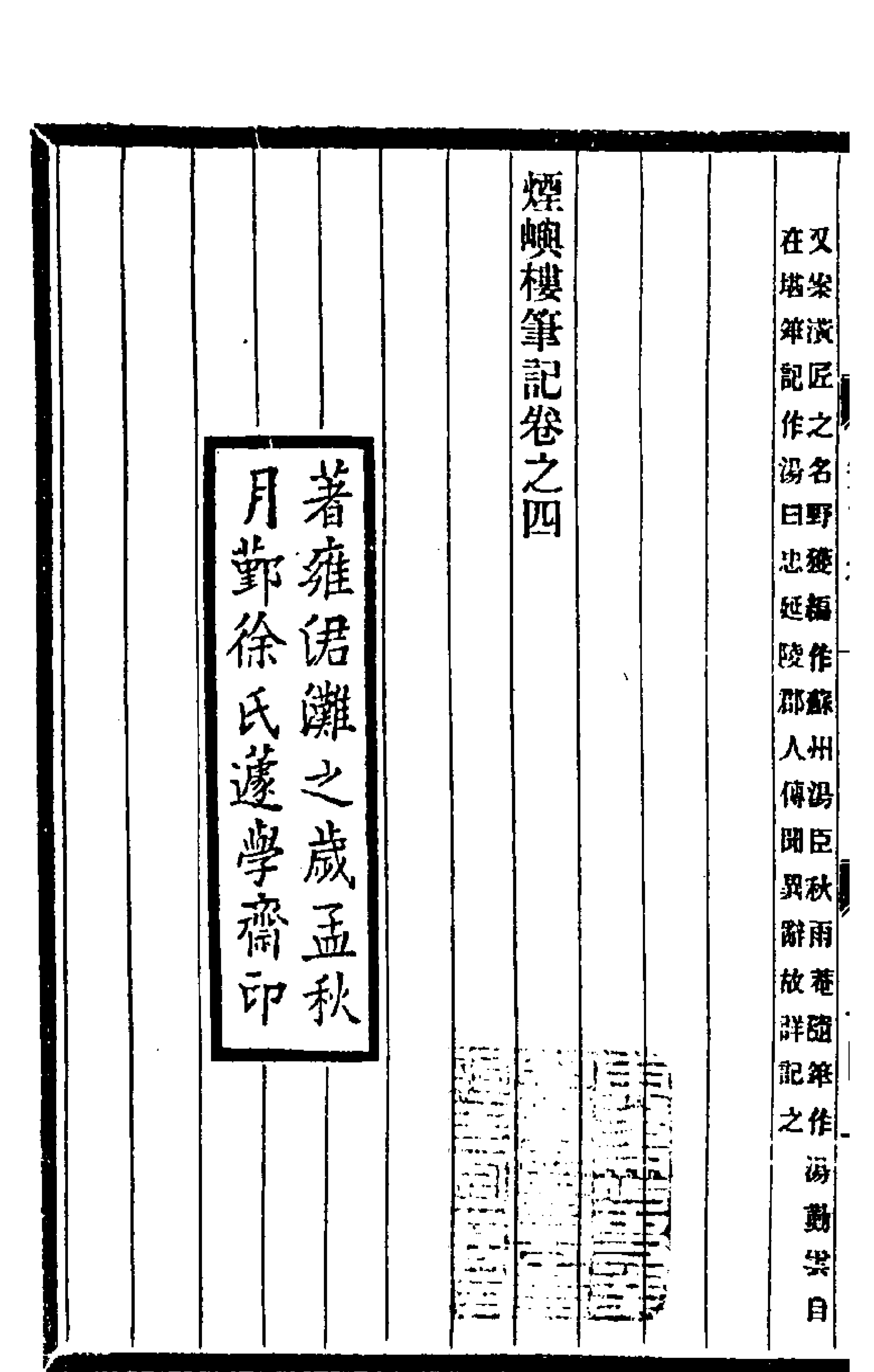
今演雜劇有武三思斬乖乖事乖乖女妖名也此事見六帖中云妓名素娥

王思質忬以淸明上河圖贋本貽嚴世蕃爲所覺眞之死世所傳一捧雪傳奇即原本此事也其皺弄之小人曰湯裱背裝潢匠也所以明本事是圖畫非玉杯也易思質姓名曰莫懷古所以戒後世勿溺於玩好以買禍也

貞巽齋朱存理鐵網珊瑚有元楊準跋云故宋翰林張擇端所畫淸明上河圖金大定間燕山張著跋即向氏圖畫記中所云所選入神品者卷前有徽廟標題其位置若城郭市橋屋廬之遠近高下草樹馬牛驢駝之大小出沒居者行者舟車之往還先後皆曲盡其意態蓋汴京盛時偉觀也京攸父子權奸柄國汴之受禍有不忍言者意是圖脫稿曾幾何時而向之承平故態已索然荒烟野草之不勝其感矣

又柴濱匠之名野獲編作蘇州湯臣秋雨菴隨筆作湯勤吳自在塔筆記作湯曰忠延陵郡人傳聞異辭故詳記之

煙嶼樓筆記卷之四



煙嶼樓筆記卷之五

有天神有人鬼文昌自是天神非[illegible]自然成形凡河嶽之神謂之地祇此天地間一定之理詳見周禮非怪誕也必謂文昌是星名不得塑像崇字以奉祀之此迂說也

陰隲文覺世經盛行於世不知始自何來固不能必其爲眞然世道日薄賴此以啓發善心非大有益於世教者乎

陳子相弟子張秀才世安者篤實人也注覺世經乞余序之其注以時文家排偶語爲之可曉初學不爲無功其注人雖不見神已早聞云心在我故人不見心卽神故神早聞簡而賅深而顯歷卷語也

惠定宇棟注感應篇無愧博雅但必通人始可以閱其書若以之教童蒙喻市井則屠龍之技矣殊與作書本旨相去甚遠

因果書中有俞淨意遇竈神記神指淨意之過幾於吾輩中無不犯此病者每閱一過令人猛省他篇所記見鬼遇神多妄此似獨眞以其言親切而有味也即非鬼神來告亦必是正心誠意之君子從閱歷悔悟後說出眞際來而以神道設教使人敬信耳余極愛此記讀之覺語語搔著此心癢處子弟文理既清順便當付之觀覽較讀經書更易於長進也　俞淨意遇竈神記非文人憑空捏造之言語語似從我輩心坎中出凡學者無不坐其所說諸病而高明者尤甚口過一節尤爲眞摯如記云使者察君善惡並無一實善可記但於私居獨處中見君之貪念淫念妒嫉念高己卑人念憶往期來念恩讎報復念種種意惡

固結於中此數語非鬼神不能道也余將屬能書者寫之刻石拓贈友人日閱此文庶幾無大過矣

有心錄云一息尙存彌天之惡皆可改悔譬如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俱消余謂此言切近情理可謂善喻因爲之下一轉語云若善人忽生惡念行諸惡事譬如滿堂燈燭遍處光明一遇狂風吹滅便成黑暗地獄矣

近時刊刻善書最於子弟身心有益置案頭一部使於功課餘暇繙閱數葉積久自不致妄生邪念薛敬軒曰心每有妄發卽以經書聖賢之言制之余謂當妄念滋生時讀經書尤不如看善書蓋經書語奧或不易明善書之言則人人易曉也

訓童蒙何必博學但能解習章句粗曉文義足矣余謂此語最是壞人子弟凡記性是少年最好少年聞見至老不忘若少時聽

得村學究言語後來須費多少淘洗工夫質地靈敏者尚能變化愚魯子弟誤入歧途一生受害矣若能耳濡目染並是博雅雖記不得許多但使略領大意後來觸處自然融貫也

東坡作范文正公文集序稱慶歷三年始入鄉校從旁竊觀石守道慶歷聖德詩遂問鄉先生以十一人何人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按東坡生仁宗景祐三年至是年八歲矣志林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然則鄉先生者張道士也志林又云張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范序又云先生奇吾言盡告之則此道士亦迥非今時童子師可比也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此見道閱歷之言與老莊清淨無爲之旨迥然不同由齊家處世以至治國平天下不可不知此意

布衣煖菜羹香古人格言如此而衣帛食肉者不知也我有旨蓄

亦以御冬猶是民閒夫婦備具瑣屑之辭而月令仲秋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則先王以之爲政令矣諺曰家有鹹虀不喫淡飯旨哉言也

車騎服飾誇耀里黨而其室家則未有升斗之儲世多有此等人杭俗尤甚然正惟無升斗之儲故不得不以車騎服飾誇耀里黨其情亦可憫哉管子八觀篇曰氓家無積而衣服修讀之不覺失笑

多言必敗古屢戒之而於今尤爲處世至德要道向在都中有勖余者曰居京師六字要訣知之乎余曰未也曰勤拜客嬾開口鬼谷子權篇引古人之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余欲以此八字易前六字眞是鐵鑄嗚呼世道人心可知矣

以經語爲諢亦侮聖言之一端也吾輩往往犯之每自戒之因以

戚人因話錄中載姚峴見南仲適有投刺者曰李過庭南仲問
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峴曰恐是李趨兒南仲久方悟
而大笑是以論語爲謔也

余一日赴段鏡湖兵備光清飲時宋思贇縣令純修亦在座向余
言風俗狡獪屢假搢紳名東關說人情嘗有以令昆仲名刺來
者察之僞也余聞之頗怒因答云歲時饋遺名片何處無之尤
而效之伊于胡底若將來再過此輩當執而懲之以戒後來恐
兄弟生平固未肯爲人說私情者也既而復有假章譜堂丈忠
型（宋南同年之父）名東向宋縣令情請者宋君使人往訊章丈丈答使
云事實子虛然其人既能假我名片必當與我有瓜葛非姻親
則交好也望寄語令君千萬勿挫辱之但不徇情面而已余聞
其語極服其盛德而深悔向者一時意氣至於失言始歎度量

寬狹性德厚薄相去甚遠宋南之大魁天下未必非丈之盛德
所致者今夜見楚黃李侍郎夢白認同姓士子爲叔姪事士人館汝事說稱侍郎之姪及侍郎道經其地館主張士人迎謁邀至其家士人不得已以情告侍郎侍郎笑而從之竟造其館如實者其實未嘗一面也因記之志吾過且書丈之厚德云

唐王伾貪濁爲巨匱裁竅以納珍寶使不可出而寢其上今市肆
皆有卓子或筩子但可投錢竅中使不得出下設鎖閉欲出則
啓其下蓋此法始於伾也

幽明錄云陽羨小吏吳龕乘掘頭船過溪作掘不作橛也至張志
和漁父詞之釣車子橛頭船始以掘爲橛後遂不知有掘字矣

王右軍筆經云嶺外少兎以雞毛作筆亦妙今亦有雞毛筆初寫
之甚難久之漸熟亦與純羊毫彷彿　今謂兎毫爲紫毫用之
多鋒芒出棱角有似筆經所云鼠鬚筆者豈古今作法異耶今

書家多用羊毫能屈曲圓轉隨人意久用紫毫寫試卷者初用羊毫輒軟弱不能用力矣

呂覽分節篇衛靈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云云則是獸皮坐褥與火盆等事早見春秋之世矣按衛靈之語正是後世所謂天氣不正也

荀子正名篇輕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似簟不必夏施也張隱文士傳載張純賦席云席為冬設簟為夏施揖遜而坐君子攸宜然則古人蓋不終年設席而經傳紀載但云坐席不云坐簟何耶

交椅今以皮古以繩穿故孟東野詩云繩牀獨坐翁而李濟翁資暇錄改為藤牀誤矣此語見學林蓋以籐穿作牀亦已久矣

唐人薛令之自悼詩云飯澀匙難滑羹稀筯易寬今則以筯用之

飯以匙用之羹閩夷以匙取飯蓋此猶古法也

俗呼櫛髮之物密者謂之篦齒稍稀者謂之梳雖士大夫亦習用之而不知篦爲比之譌梳爲疏之轉也史記匈奴傳文帝遺單于比余漢書作比疏余疏不同然實當作疏蒼頡篇曰靡者爲比麤者爲疏至顏師古注急就篇則尤顯言之曰櫛之大而麤所以理鬢者謂之疏言其齒稀疏也小而細所以去蟣蝨者謂之比言其齒密比也皆因其體以立名然則非但篦爲俗字即梳字亦在漢後起者漢書楊雄長楊賦頭蓬不暇疏文選作梳是其證也

揚子方言云飲馬槖自關而西或謂之樓篼按集韻樓音婁廣雅云樓篼籔也今俗語有此二字音而或妄寫作漏斗見方言廣雅始恍然矣　今所云漏斗者上大下小而空其底置此器於

小米袋口上所以下米於酒壺口上所以下酒下米者以竹爲之下酒者以鐵爲之皆欲其不至狼籍也皆謂之漏斗然則正以其無底故謂之漏斗若方言所云飲馬槖謂之𢷎篼者自是兩物蓋天下未有無底之器而可以飲馬者若其他如盤如盂而以篠或細竹或篾爲之者鄞人亦呼漏斗則必當是𢷎篼而非漏斗矣

吾年四十餘陳子相爲刻一私印相貽文曰老柳吾常用之朋輩以爲稱老太早余引歐陽文忠號醉翁事相答文忠詩云我年四十猶彊力自號醉翁聊戲客富文忠公寄歐陽詩云公年四十號翁早有德亦與耆年同則吾豈敢

昭君琵琶不過石崇意擬之詞後人竟作實事歌詠之已爲不考乃元人楊元諴瑞山居新話云武庫有昭君琵琶天曆太后以

賜伯顏太師妻按事之可笑如此此何異於著原思肘見踵決之衣履左攜孔子叩原壞之杖右持顏子陋巷之簞瓢而乞一文太公九府錢乎然則古物之傳到今時者恐未必無類此者矣　後人多賦王昭君皆極爲之惜顧既匹其父又偶其子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如此女子何足惜也又賦此詞者多用琵琶爲昭君本事不知其何所本也按石季倫王昭君辭序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必爾也云云然則昭君琵琶不過石崇教綠珠時揣擬之耳竟成典要亦失實矣

近時婦人掠薄鬢號蟬翼鬢其名始於婦女之流而乃與古暗合崔豹古今注云魏文帝所愛宮人有莫瓊樹瓊樹始製爲蟬鬢望之縹如蟬翼

朝野僉載云趙公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帽天下慕之按古人以氈爲便帽其上高出戧毿今優人扮演雜劇尚用之此云渾脫蓋必圓渾如今所藏烏氈帽矣

今士大夫一束帶則佩鞶刀筋巾帨荷包之屬纍纍如也究之終日不見一取用徒苦累腰腹笨重耳三國志注引曹瞞傳曰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此風蓋始於漢魏

穿細竹爲汗衫織成龜背文謂之竹衫蓋古人早有之元人喬夢符有詠竹涼衫曲云幷州翦龍鬚爲寸玉絲織龜背成文

凡縫工裁衣當襟袖之間所裁餘者俗謂之彎子始謂是形如彎弓象形故呼彎子今知是帨字之轉廣韻帨一丸切帨子裁餘也音帨然則帨彎音近而其字實當作帨

草履謂之不借始見楊雄方言中華古今注以爲輕賤易得人人

自有不假借也故謂之不借則賤物何獨草屨而專其名乎致虛雜俎又謂因仙人鳳子不肯以草屨借人故後世名草屨爲不借此荒唐附會與借鬼事以解媧居同一類也余聞前輩有云草屨之首有草梁居中未著時左右無別也既著以後草梁必居拇指與四小指之閒四小指地位實闊於一拇指由是左屨之梁偏於右右屨之梁偏於左左右遂一定不易不似他屨之可左右通借也故曰不借其說似較輕賤之說爲確當也

楊誠齋詩不借雙高挂毋追一任攲以不借與毋追作對可謂工絕特毋追古冠用之後世詩句中似嫌不稱耳

史記張釋之傳王生顧謂張廷尉結韤時三公九卿並會也則是漢時入朝無不著韤者唐宋以後韤制載之正史無論矣左傳哀二十五年褚師聲子韤而登席注謂古者見君解韤或乃謂

常朝不解惟宴會始解者非也古人制度不可以眼前常禮測之今世著韈著履而古人相會無不脫履戶外者入朝亦無不脫履故劍履上殿乃是異數至脫韈僅見左傳然以意度之蓋亦非盡赤其足足上必有別飾如詩所云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其證也然則韓子及呂覽所云文王韈係解武王韈係解者或出於附會或是尊貴始著韈耳即如祭祀用尸以常情測之亦事理所必無者故前人疑為夷禮經典具載不能無信矣見君解韈僅見左傳而赤芾在股邪幅在下之詩可以證之男子穿耳僅見莊子而充耳以素尚以瓊華之詩可以證之蓋古者必有耳飾不穿耳無所繫之此前人所未言者

煙嶼樓筆記卷之五

煙嶼樓筆記卷之六

鄞 徐 時棟 同叔

呂覽盡數篇曰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水所多尰與躄人高注云尰足曰尰躄不能行也今酒家釀水必以山中者以其重也而山人多尰疾俗謂之大脚瘋然多在耕樵傭作之夫其大家儒素希有此疾

又曰凡食無彊厚味無以烈味重酒是以謂之疾首高注重酒厚也疾首頭痛疾也按酒之薄者往往致頭痛疾其厚者雖多飲甚醉而頭不痛呂覽所云是古今相反矣蓋釀法或異耳

吾鄉以酒之初熟者爲缸面酒亦曰缸面青以其色青故也於酒品爲最下而缸面二字則自古有之唐人何延之蘭亭始末記

稱僧辨才初過蕭翼便留夜宿設堈面藥酒又云江東云堈面猶河北稱甕頭謂初熟酒也故辨才賦詩有初醞一堈開新知萬里來之句然則缸面字固吳越中舊稱謂而古貴今賤則風尙又不同矣　皇甫嵩作醉鄉日月謂酒以色清味重而飴者爲聖色濁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爲賢色黑而酸醨者爲愚今按酒色黃如金而味醇厚略帶苦者爲上品飲之能使人潛移默化徐徐入醉鄉而不自覺雖痛飲極醉既醒無頭痛口燥之病眞可謂之中聖人若味甘如飴則婦孺與不能飲者好之蓋爲穆生所設醴酒類耳烏得聖乎故香山詩云戸大嫌甜酒若杜子美之不放香醪如蜜甜韓文公之一尊春酒甘若飴非酒人語也

店家賣餅有曰煨爐餅者最佳以葱油爲餡愈熱愈佳其上有縱

橫刀切痕晉書何曾傳云蒸餅上不作十字不食所謂十字者想即今刀切痕耳

湯餅即今麪也記東坡詩注明言之及閱山谷詩湯餅一杯銀線亂益信然矣又歸田錄云湯餅溼麪又倦遊錄云凡以麪爲食煮之皆謂之湯餅亦見青箱雜記

宋李公甫守榮州州素無榷鹽之禁而四川茶司馬欲奪榮之鹽井而榷之公甫申省爭辨爲偶儷之文中一聯云征商自此始矣必求龍斷而登之作俑其無後乎謂其象人而用也用經語甚妙龍象對得奇絕始與後亦工而仁民之心更自藹然言表

私鹽之禁極嚴而於肩販貧民無與也伏讀大清會典卷五十一鹽法下有曰私販鹽觔果係貧民肩負易米者例不禁又零星肩賣與民家者毋許緝拿功令如此而蠹商奸吏朋比以爲陵虐而魚

肉之者蓋是此一種人貧民受其苦毒不可言狀則未有積久而不反之者也咸豐初年巡撫方以事來甯波鄉民怨集萬人鬨入郡城白晝燒燬商屋及其祠堂且擒其人以去巡撫大怒亦無如之何烏乎彼愚民者蔑法已甚然而怨毒之入人者深矣 國家禁私鹽犯之者非他人即商人也凡其所為無不與定例相反者順治十四年部議有云勢豪不許占攬引窩商鋪不許自定價值在國初時方以此等為專利害民御史嚴禁飭之而豈知積習漸長其作惡犯科更有不可名言者乎噫商為之不獨商為之可慨也

今僧道稱葷酒之類皆自有別名其相呼語人莫能曉蓋恐人詰責故別為方言以掩蔽耳吾友馮午卿頗能知其一二或可解或不可解東坡志林云僧謂酒為般若湯魚為水梭花雞為鑽

雞栄又云人有爲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余見此語不覺失笑因歎貪饕狡獪之態古今不異而語言雅俗之閒則又今不逮於古矣

文物制度後世日盛而禮失則求之野往往於海外諸夷一遇見之夷人以手撮飯核之禮記共飯不澤手是三代禮也夷人往往赤足核之左傳注之見君解韈是三代禮也羅漢佛像多赤足又多穿耳繫金環核之詩充耳瓊華及莊子之天子諸御不穿耳是穿耳亦三代禮也吾鄉海國每有遠夷爲風吹至者或白衣冠或高帽或角巾大約多漢官舊儀而近時與西夷通商奇巧之物如指南車量地表日影尺晴雨表無非中華遺法特彼處專以技藝爲仕進之階致富之術故殫心竭慮從而推究之變通之耳

早稻最先熟者曰救公飢又名六十日謂自浸秧至收成不過六十日耳陸放翁詩曰六十日白最先熟食新且領晨炊香又云六十日白可續飯是當時山陰人呼六十日白吾鄉但呼六十日無白字

蔬圃中物惟茄獨稱樹曰茄樹始甚疑之以爲其幹稍象樹形故呼之耳今知不然晉嵇含南方草木狀云茄樹交廣草木經冬不衰故蔬圃之中種茄宿根有三五年者漸長枝幹乃成大樹每夏秋甚熱則梯樹采之五年後樹老子稀即伐去之别栽嫩者然則茄實是樹非借名者　吾鄉種茄法一如他蔬每年換種下子茄實既盡盡拔去之草木狀所說非特無行之者并不知有此法也余遊京師見茄狀與吾鄉絶異吾鄉長而圓大者圓徑不過二寸其長則小者數寸大者或至尺餘都中所見乃

如吾鄉南瓜但無間縫耳其圓徑有至尺餘者其高不過二三寸余疑是瓜類食之味實茄也又吾鄉茄色紫赤與朱李色同故呼朱李爲茄皮李都中所見者色白或微有淡綠者余意其大如此或即是三四年大樹所結者與惜未問土人以栽種之方也

蒜頭俗語也古今注謂之蒜卵又云胡國有蒜十許子共爲一株俗人呼爲大蒜按今蒜頭如橘柚去其皮分之凡五六或十許想本胡種耶而俗以蒜葉呼爲大蒜其根則謂之蒜頭

林弼龍州詩云山蕉木奈野葡萄佛指香圓人面桃佛指香圓即佛手柑也本與櫞種相同故其皮亦絕似香櫞今但呼爲柑不呼櫞矣又本草云海內芭蕉常年開花結實有一種曰佛手蕉小而味甜則未之見也

湛淵靜語謂木芙蓉根三年不除誤食之殺人故古詩昔爲芙蓉花今爲斷腸草以此余聞秋葵花以麻油浸之治火傷及滾水所傷等甚效而其根則毒凡男女病鬼祟淫邪之證取根搗爛密塗其陰則邪不敢犯也

古人有憑仗幽人收艾納之句或寫作聯問其艾納何物則曰想即是艾收之爲印泥耳余幾信其言近始知是松皮上蘚衣見本草合諸香燒之其烟團聚青白可愛

西夷既與中國通商多以其土產來內地一日在花園中買洋柿一本其果大小似柑之小者始結色白漸綠而黃而紅若紅柿然彼人食之華人但以供玩好不之食也其種草本葉略似菊而碎小作小花黃白色其根徧生叢毛如其人又其貓犬亦多與中國小異謝承後漢書稱濊民言西域山川草木鳥獸名種

不與中國同信哉

燕以春分來秋分去其來何自其去安往俗人皆曰度海而去春時自海外來也然前年吾鄉修沈店橋（在南門外）時方嚴冬拆橋則深邃處有燕無萬數在焉始知燕之歸是蟄也非往海外也鄭注月令玄鳥歸曰歸謂去蟄也疏云玄鳥之蟄不遠在四夷而亦不以中國爲居者他物之蟄近在本處今玄鳥之蟄雖不遠在四夷必於幽僻之處非中國之所常見（注云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故疏之如此）然則古人之體物較今人爲審矣又高注呂覽亦曰玄鳥燕也春分而來秋分而去歸蟄所也其注淮南亦曰秋分後歸蟄所也　酉陽雜俎云或言燕蟄於井底是亦以燕去爲蟄也而小說家謂長安富商任宗妻郭紹蘭能詩紹蘭以詩繫燕足祝曰我聞爾海東來必曾經湘中爲我附書云云是又信俗說

燕度海而附會之也

宋錢希白易南部新書云龍嗜燒燕肉食燕肉人不可渡海然則食燕者尙不可渡況燕耶豈生燕未燒龍不嗜耶

世俗聞鴉鳴輒連唾之隋唐佳話云有梟晨鳴於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張曰吾當改官云云鴉鳴梟鳴總是以爲不祥故唾之婦女常態古今不異也

雞無雄而生卵者俗謂之姑娘蛋伏之不化參同契曰牝雞不牡而自卵則無雛必矣何者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也一老嫗言將伏卵時取此卵向竈門（俗謂入新處爲竈門）呼曰雄雞打水（俗以雌雄相交爲打水）隨以釜底心之煤點卵上伏之雛卽出矣又聞故老云雞伏卵時厝以斧置所伏窠底則所出之雛無不雄者以上二事余久聞之特未試耳凡雞伏卵時忌聞雷俗以鐵器少許置窠底則

雖害無損余意必因置鐵器或有一家曾置斧而所出皆雄後試復驗故得知有此法耳又聞晤以斧置孕婦所臥枕下則生男子此法蓋由伏雞類推之然頗驗

俗呼卵爲蛋音彈此村俗文字不足憑者前余據宋人雜說謂是象形當作彈呂覽本味篇丹山之南有鳳之丸高注丸古卵字也丹山在南方丹澤之山也有鳳凰之卵然則本是卵字後人因古卵字之丸誤通彈人之丸又因彈人之丸字誤通於彈復因呼彈者不知其義而誤造爲蛋字輾轉錯誤蓋如此晉靈公不君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此丸字音完古卵字之丸音卵字同而音義迥別

畫卵今尚有之然必是納徵納采等事尋常饋遺無有也慈谿人遇喜事或生子或入學中舉則以蘇木水煮鴨卵送親戚朋友

其色赤謂之紅蛋富家一用數十萬吾鄞即無此風矣歲時記注謂古之豪家食稱畫卵今代猶染藍茜雜色仍加雕鏤遞相餉遺或置盤俎按畫卵必畫於其殼食時即剝去之餉遺尚是人情至宴客自食亦費工力繪畫之何心哉乃至雕卵則吾鄉所絕無者他處不可知管子曰雕卵然後瀹之雕橑薪也然後爨之注云皆富有者所爲又洛陽伽藍記河間王琛語人曰晉石崇是庶姓猶能畫卵雕薪況我乃不爲華侈耶又歲時記寒食鏤雞子注云畫之而復加雕鏤及唐人詩之卵上雕秋千皆窮奢極欲之最無理者　以醋浸卵則卵軟可以隨意造作抑之方合中即爲方卵既方浸之淡水出其醋則卵復堅如故成方卵矣瑯嬛記昔有少年博洽典籍其兄遠歸攜方卵問弟弟曰鳥卵而方有白無黃破之果然問何以知之曰見成丁百鳥志

若以今所造方册視此少年破之有黃則將謂古人欺余矣

漢書食貨志注云皆乘父馬有牝馬閒其間則踶齧父馬二字不甚經見以對孟子中之母雞母彘可謂極工

今人以狗捕鼠爲越職呂覽士容論曰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買取鼠之狗期年乃得之曰此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狗乃取鼠是古者固以狗捕鼠也不知狗不捕鼠自何時始吾家一犬善捕鼠而人皆怪之不知固是狗職也呂覽功名篇以貍致鼠又貴當篇貍處堂而衆鼠散則捕鼠爲貍職犬之捕鼠其兼司耶

謝山嘗作吾鄉歷朝土貢詩起於漢之鮚醬余謂四明在虞夏爲揚州之域禹貢載揚州之貢曰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以至

厥包橘柚錫貢貢物甚多且揚州之域自淮至海其地甚廣又焉知何者爲吾鄉土產乎特以意度之則四明此時直是島夷而島夷所貢是卉服鄭玄謂地濕衣草服或謂卉服如木棉之屬亦不能確指爲何物矣至商則貢鰂醬逸周書王會曰越漚鬋髮文身請令以魚皮之鞞口鰂之醬鮫瞂利劍爲獻注云鰂魚名盧抱經曰口疑是烏按湯謂伊尹欲因其地所有獻之則烏鰂實出吾鄉後世尙謂之明府鮝是時吾鄉不過島夷其地實爲越漚則商貢鰂醬爲吾鄉土貢可知也至周則貢海𧊧王會解曰東越海𧊧注曰東越則海際𧊧文盒盧校云盒即蛤字李善注文選作東越侮食形近而譌按越地雖大而至海際則四明矣故四明亦號東越是周貢海𧊧爲吾鄉土貢可知也

以鰂爲腊俗稱烏賊鮝鮝本出吾鄉故曰明府鮝言明州府之鮝也

作本草者不知其義妄分析之謂鹽乾者名明鮝淡乾者名脯

鮝巳足令人噴飯而近來市井之徒幷復杜撰名目曰螟蜅鮝

更可絕倒者也

莊子蚿憐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國策楚舍人畫蛇

亦云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淮南子曰螣蛇不可爲足又曰

蚈足衆而走不若蛇北史薛濟兒時見一黃蛇有角及足羣童

無見者是雖言蛇足正以蛇無足而此見足爲異耳坡老蝎虎

詩云跂跂有足蛇脉脉無角龍是亦罕譬之語正以蛇本無足

故也然余聞之山人云蛇實有足且甚多但微細不可見若以

火炙之則其足畢現此又古人所不及知者

錦繡萬花谷云魯人有夜迷失道寄宿一舍有婦人延入設酒食

因醉臥明旦酒醒見身在田塍上旁有一大螺如斗因惡心而

吐吐出皆泥方知是田螺精今人謂所居之舍爲蝸舍即田螺也余謂此實妄語蝸是蝸牛即蜒蚰也與螺無涉且偶然怪事何足據爲典要沿稱至今余嘗問友人物之小者甚多何必以屋小爲蝸居皆不能答余後見蝸始悟蓋凡殼蟲不一大小亦不等然蟲身長大則殼與之俱長惟蝸牛始生時在殼中及稍長即脫殼而去殼不與其身俱長也以譬人家屋小不能容多人耳竊謂此義頗精尙當考之　吾前解蝸居之義自謂至當不可易者而中華古今注則曰野人爲圓舍狀如蝸牛故曰蝸舍按此語亦與解不借同物之圓者何獨蝸牛且蝸牛亦何嘗圓也

貞羣案三國志注引魏略云焦先及楊沛並作瓜牛廬止其中以爲瓜當作蝸蝸牛螺蟲之有角者也俗或呼爲黃犢先等作圜舍形如蝸牛蔽故謂之瓜牛廬莊子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右角者曰蠻氏謂此物也

南方蝗蟲稀少偶有之不大害也咸豐六年慈谿奉化皆有之延及鄞鄉每來如雨盈千累萬食十餘畝稻頃刻可盡父老云此旱故也凡天大旱則魚子在灘沙者過風日已有生意而不能入水則盡變爲蝗飛入田間至天寒則飛入山穴蟄處泥土中生子遇雪則蝗子盡死明年不害不則煖風發雷而蝗子盡起更無萬數矣

靈橋門外新河水遇旱則淺而黑大雨水滿清白如他河也咸豐八年六月連雨之後水滿而白二十日辰刻忽見水中湧出黑水團大徑丈許甚圓而黑旋滾水上片時而沒俄復滾出如是者三第二次略小第三次更大歷一時許東湖漁戶揭竿而至將入城鄉勇擊之城外或受傷落水或泅水被搠死者十餘人皆在此水中異哉

故老言凡水將溺人必先見黑水或既入水泅涌而出若有黑水潑浪則其人必不能出此屢驗者蓋黑水是水怪所爲偶然失足未必致死一遇鬼怪不可活矣道光十二年吾友朱鏡湖祖誤沒於銅盆浦鏡湖自少善泅水航船旣覆岸上人見鏡湖自江心游及近岸忽見黑水自水中噴出遂死又十餘年前汪葵園之兒溺於其家井中是日上午汲井水烹以供客茶至而黑呵使再烹黑如故重汲亦然以爲偶有穢物入井中耳下午而兒溺矣

歲時記云正月夜多鬼鳥度家家搥牀打戶捩狗耳滅燈燭以禳之此俗近所未有道光二十六年五六月閒有一事大奇相類民間忽謠曰某日紙人進城當作亂於是蛇弓杯影草木皆兵東家謂親見一鬼西家謂親聞鬼鳥自屋上飛去遂覺牀榻搖

動男女顛倒有相擊出血者有無故失去頭髮者舉國若狂入夜環守鑼聲徹旦燈燭滿室或誦經呪或讀周易或唱文文山正氣歌辟邪之符徧黏戶上治妖之像高懸堂中鑼鈸之肆一空貧者亂擊銅器或用汚穢之物搖曳房闥閒一夜適遇地震几案動搖皆大聲呼噪東西相鬨謂紙人來矣俄而天明細察之實地動也不得已乃舁關壯繆像遍歷城上以至街巷盛陳儀仗大發炮礮由是人心安謐譌言不聞不二三日而城鄉帖然矣事後細詰見鬼之家模糊影響若夢中而由城達鄉由鄞至慈谿鎭海奉化諸縣靡不然者可謂大怪矣是時吾家最安靜謠言日至而老母毫不恐怖家中一切如常並未置一鑼誦一呪每聞夜來親友家怪事輒笑頷之惟地初震時幾欲信之矣俄頃即悟 當紙人大亂時一鄉村家忽見一鬼白衣方首

首甚長兩眼巨而碧光閃閃然見者大懼而號令其家多傭工人守夜中有膽壯者持杖率衆出擊之鬼似驚避者遂尋擊之鬼匿入牀下因大擊之鬼大號乞哀曳出則人也視其首是以字紙麗蒙之者麗面挖二孔各嵌以小兒所嬉戲玻璃綠葫蘆中實螢火十餘故巨眼有碧光耳訊之實來爲偷兒者時城廂內外失竊之家多用此伎主人畏避巧偷遂出恐者疑物爲鬼攝去人情不同姦詐之與樸誠相去如此

道光十九年六月夜中忽夢作詩五六首醒而憶其二句云舊國逢新亂家山逃故知時承平日久忽得此夢以爲大怪明年是日英吉利據定海又明年八月破鎭海遂及寧波府城倉卒入它山避地閱八九月時逃知交而前詩之言一一皆驗夢想究竟不解何故通神如此

吾友謝鞠堂輔祜中咸豐九年進士官工部主事其年冬歸里語余曰有蔡姓者以南人冒北籍成諸生常往來許滇生尚書乃晉旅邸中自言爲冥中判官屢向人言地下事許氏頗信之今年蔡在許邸言上帝甚惡安徽人不許開科聞人閒議以浙江省闈借與江南秋試果爾則浙人必受其殃省城必受禍云云虛無杳渺聞者皆以爲妄又蔡自言今秋必中順天舉人已而不驗於是前言益妄乃無何朝議竟許江南借浙闈試士九年十月江南士子集浙闈應試而十年二月粵寇犯浙江遂有二十七日之變殺掠甚慘三月三日始遁去而省垣被禍已不可言矣噫天者不易明神者不易測而奈之何先時而得言之鑿鑿如此彼云中舉而竟不驗者其或以妄洩故黜之耶又言省城受害其發難始自寧波故鞠堂云吾鄉人聞此語尤惴惴焉

然省城之語既驗而吾鄉竟無恙則此言尤不足信矣吾謂粵賊犯浙發難始於寧國同一寧字而波國二字或係誤記又賊之攻省城自武康縣由句章小道而來句章爲寧波古郡名或鬼神故作隱語不欲盡洩之耶讖緯術數之學之在後世者大約事後影響附會之辭其在事前者百不一二也喪亂以來每聞傳說神奇輒復斥爲妖妄乃惟此語則聞之於去冬鞠堂歸來之日其時浙省恬嬉如故而不意乃速驗於百日之內眞令人咋舌也

吾從兄娶宋氏故吾家與宋氏爲舊姻後余兄弟與仲穆蓮叔兄弟爲密友仲穆未之官時幾無日不在吾家及司鐸壽昌粵賊犯浙聞仲穆有死節之言余極信之信之於平日也豈咸八年四月中旬賊幾入壽昌縣中大小官吏無不遁逃惟仲穆以一

冷官留署不去同寮苦勸之不可其同年一廣文亦來苦勸仲穆口占示意云吾年六十一數適逢大厄一門老幼凡七人謂其妾及三子二女時長者五子皆還鄉取義成仁吾事畢在任與縣人方氏訂爲昏姻方既避地亦來再三相勸必不可勸其妾妾亦不可既而賊犯境去署十餘里而返壽昌無城十三日事也明日官吏復至嚴州府知府來安民見仲穆得其狀大異之語人曰此老頭兒眞眞難爲他於是仲穆以家書來大約謂決計一死幸而得免或者天不欲死我也今賊已遠颺吾宜惜早淡將從此東歸教授里中子弟以餬余口吾屋已燬諸人未知家中尚可籌容膝地否弟試爲我商之蓮叔答書亦勸之歸至五月十三日而賊至矣時居民遷徙一空官吏復皆遁去仲穆安居學署是日上午仲穆出探賊耗且安民心知賊距縣甚遠歸入署中謂其妾龔曰

可煮飯食我蹔入竈下聞兒啼復入室仲穆自入竈下忽聞叩
門聲甚厲仲穆謂門斗曰此叩門聲大異當問之明白斗出二
賊已破扉入仲穆自竈下出遂被執索金錢曰我冷官焉得錢
即有豈與賊賊欲與俱去見首領仲穆大怒曰我有一死耳肯
降賊耶大罵不屈賊怒殺之襲方在室聞仲穆遇害奔號而出
挈幼子女越學後山得脫第六子宗槼年十三賊至內奔出賊
問曰汝識字耶曰識汝曾讀書耶曰曾讀曰當隨我去作軍師
槼罵曰我豈從賊者賊縛之去不知所終是月二十八日賊退
段按察使光清至壽昌使人訪其尸知爲賊所焚得頭顱及兩
足而已乃買棺貯之使使至杭州市衣服已而長子宗棨三子
宗朱五子宗彙三人並自鄞奔至相與殯殮如禮幷其庶母及
幼弟之避難方氏者同扶柩歸六月十八日抵鄞權殯海會寺

中嗚呼喪亂以來方面大吏靦顏求活者多矣仲穆以一教諭立志死節至再至三百折不回卒能踐其言以不負所學非中流之柱石乎國史當書曰五月丁亥粵賊犯壽昌縣教諭宋紹周死之官卑即未必立傳仲穆亦千古矣是歲十月奉詔恤贈國子監助教子孫世襲雲騎尉恩騎尉罔替

古今藏書之家無不厄於兵火如江元叔宋宣獻晁文元宋綬周密前人記之詳矣玉仲言云葉少蘊藏書於霅川丁卯與宅俱焚而李泰發家書亦是歲火同歲罹刦亦可怪也余自弱冠即好購書二十餘年亦將十萬卷咸豐十一年遭粵寇在煙嶼樓者盡爲人竊掠其在城西草堂者尙五六萬卷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草堂焚如皆灰燼矣而奉化人有於亂後出數千金買天一閣書別爲屋藏之亦以十一月此旬中被火旁舍無

恙惟書屋獨燬與吾家先後才數日耳異哉

煙嶼樓筆記卷之六

煙嶼樓筆記卷之七

鄞　徐　時棟　同叔

文家多用不可罕用不肯者若偶一用之皆以此二字爲俗則甚矣不讀書之陋也春秋經宣四曰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正與俗語意絲毫無別左氏自此傳外如文十六云請盟齊侯不肯成十一云秦伯不肯涉河

左宣十二傳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後人必曰憂未已也亦不敢用歇字

來年來月來日皆有之往年往月往日亦有之惟明字但有明年明日而無明月左昭七年傳云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此爲僅見而後人不能用也

少見多怪人情然也見文字中用雄風皆謂有本見雌風則怪之而不知其在宋玉風賦也用治古皆謂有本見亂今則斥之而不知其在荀子正論也用臣人皆謂有本見妾人則妄之而不知其在管子中婦諸子之對也用終古皆謂有本見終今則異之而不知其在孝文賜南粤王書也

頰上三毫古人絕技借此以喻文章則前惟左氏後惟史公眞寫生妙手也

古今文家每以潔字稱太史公今取史記讀之則重文複句閒言贅字不一而足不知所謂潔者何在也若以逸馬蹩犬於道之法例之則以意删削直可去其十之四五吾嘗取史記指示諸君問所謂潔字安在皆茫然也夫潔豈簡少短薄之謂乎譬如畫家畫人狀貌云其筆下甚潔淨豈貌其人如侏儒而遂謂之

簡淨乎宜興吳仲倫德旋以古文一字訣授慈谿鄭耐生曰短
是眞以晝侏儒爲潔淨之類也可笑甚矣故其初月樓文鈔但
是枯燥而生氣索然可歎也
選家選昌黎文無集不有送孟東野序祭十二郎文二篇余生平
最不喜此送序拉雜太甚使事點綴信口而出與其篇腦所云
物不得其平則鳴者迥異祭文揺頭晝角裝腔作勢而眞意反
薄余謂退之作二文初成時當極得意後必悔之此語非門外
漢所能知者
唐人高彥休唐闕史載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一碑三千字
每字酬三匹絹計九千匹按南史沈慶之傳云兩匹絹八十尺
然則一匹爲四丈湜以福先寺一碑得絹三萬六千丈古時文
價之貴如此今則不値錢矣湜文成時度以車馬器玩千緡酬

之亦不爲薄而滉大怒擲還以爲待之甚薄若使爲今富兒諛墓直當焚筆硯也

歐公語孫莘老作文法亦只是多讀多做耳其云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此眞閱歷知甘苦語也

永叔謂柳爲韓門罪人此語殊覺過當昌黎生平不妄許與而獨傾倒柳州後人顧薄之耶正猶少陵極力推太白後人乃盛抑李以尊杜吾恐杜韓皆不受此等諛言耳

歐陽文忠在南京時陳丞相升之安撫京東朝廷令審察是非陳陰訪民間得俚語謂公爲照天蠟燭還而奏之於是世皆呼公爲照天蠟燭按范鎭東齋記事稱田元均治成都有聲人謂之照天蠟燭然則號此者不獨歐公矣

世盛稱愛蓮說直是耳食耳中云出汙泥而不染天下有花木不

出自汙泥者耶有出自汙泥而染之枝葉花萼間耶只此一語殊不見切且世之盛稱者以其文作於濂溪耳不知是僞託非濂溪文也

宋孫何好古文讀古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而嗅之往往至暮寫看碑時景象絕肖

沈約作郊居賦惟恐人讀雌霓作平聲范蜀公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作平聲考官以爲失韻學林云霓字雖有兩音然文士用倪音多而齧音少若專用雌霓則當音齧若泛用霓字則倪齧可通用按以李杲堂之博雅亦但知霓字平聲而蜀公之考官乃但知入聲又可怪也

唐人試賦韻腳多以四平四仄莊宗朝翰林學士承旨以后從諫則聖爲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五平三仄識者誚之故

唐試賦韻脚往往以己意點竄經史如黃流在中改作黃流於中之類不一而足宋元以來尚有守此法者周南賦以言化之自北而南也爲韻聞韶賦以不圖爲樂至於斯也爲韻一時以爲切當蓋不難於以成語爲韻脚而難於成語中適是四平四仄耳

古文固不易作而四六尤不易蓋古文可以氣勝可以意勝而四六則一句不典非佳四六矣古人敘事或仿前人或自己出紀一事名一物或古所未有即可隨意下筆但不俗便爲敘事高手至爲四六則必須以古人往蹟敘近人新事古人明明有某事可與今事比附己不能知而鑿空杜撰不將爲博雅者所笑乎故四六最易作而實不易如此

余嘗謂今人千奇百怪之事古人無不有之斷無有敘述近事而

古事無可引用幷無可比擬者但苦儉腹遂致閣筆耳

宋四六以成句作對愈出愈奇嘗於說部中見館師辭館文一篇甚長而佳記其末聯云口說五千言乘牛出函谷請從關門令尹遊乎腰纏十萬貫跨鶴上揚州皆曰閉戶先生來矣長聯至於無字不對工整如此可謂有一無兩余見此在少時至今記之而竟忘作者之名幷忘所出之書四十年來涉獵宋說部多種竟不復見此文

近世作駢體文者專效六朝初唐自詡大家而鄙夷宋四六以爲卑薄不屑效也吾謂非不屑也不能效也宋四六淸空一氣胸中無萬卷書而性靈又不能運用之者斷不能造其精微若六朝初唐則但須費數月光陰剽掠字句作摘本便可一生喫著不盡改頭換面施粉塗朱不可斷之句不可識之字不可解之

意高古奧折自欺欺人而已

陳西塘鶴耆舊續聞載劉貢父王介甫同爲考試官以相忿爭皆贖金而中丞呂公著惡貢父以爲議罪太輕遂奪貢父主判貢父謝表云在矢人之術惟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西塘云左傳蹊人之田而奪之牛本無主字語又俗惟恐不傷是全句已甚字外來盍云在傷人之矢惟恐不深而蹊田之牛奪之已甚方停勻余謂田下加主字亦無大礙借用周禮亦不爲俗惟牛非田主之牛覺鵲突耳至謂已甚字外來而以不深對之則深字更嫌雜湊余擬改之云在矢人之擇術恐其不傷而田主之奪牛罰之已重竟改去惟恐全句以罰字對恐字已重字對不傷字皆本之經傳中似較陳說爲稍妥適也按四六用成語或句語過長則屬對不能甚工勢使然也今惟恐不傷四字

句耳而以奪之對惟恐慮實字太不倖矣貢父出於一時之憤
氣不暇精思（二語亦西唐說）西塘指摘更正之於書亦不檢點何也
陳景山政鑑母氏六十時其祖母尚健飯也余代洪舫鄉師起藁
作壽序開端即云太夫人命其諸孫爲母開壽燕篇中全以姑
婦伴說而歎美其婦順之不易得末則規勸諸孫宜善事重慈
特稍作賓主耳此蓋與禮所云善則歸親人子無私財及國家
封典有尊長在不加太字同一意也或乃謂此文似乎喧客奪
主此不知禮例之言

先慈陳太夫人待前外家李氏最厚李太夫人有三兒皆老而貧
生於我館死於我葬其姪有鰥者爲之娶妻姪婦有寡者贍之
以田及先慈年五十吾友朱青石文杏作四六一篇爲壽中一
段敘此事云且夫豆萁則相煎尙急何論前室之兒葛藟則託

庇猶難況屬從姑之姪而乃渭陽粲室命彼諸甥綿上之田恤其嫠婦生於我乎館無煩贈馬以行老無妻曰鰥特助牽羊之聘隸事殊典雅可喜惟前室之兄四字乃是杜撰與下句從姑之姪不敵然亦未有可以易之者一日讀顏氏家訓有曰前婦之兄與後妻之弟見之不覺狂喜顏氏所云原指同父異母兄弟言之而作文借用義取斷章則古人常有之易室爲婦僅只一字遂爾典贍與通段相稱益歎不患無典但患不博耳　青石作四六微苦材多而清空之氣殊少所作先慈五十壽序亦坐此病余召之來煙嶼樓頭相與商榷刪改及成則原本已十去其八矣

生平不多作四六偶然命筆則仍以古文法爲之以意使事而不喜堆垛以氣遣詞而不喜華縟每用陳語古典輒擇人所知者

即不知亦可以意想解得之者故友人見余四六或疑不用典故而不知未嘗無來歷也

金八姑娘非罪被出自沈於海爲甬上寃獄久而慈谿沈亞溪口得鶴骨簫姑遺物也乞余記之余憐姑寃以駢體記其始末而此事得之傳聞誤以其夫懋椒爲王姓敘里居昏姻一聯云惟桑與梓明州樊榭之鄉以絲附蘿天壤王郎之壻後得懋昭所畫翎毛花卉一幅始知乃黃姓其名德源自號鐵簫客問之金氏果然因將改正此聯久而不就一日讀後漢書郭林宗傳云司徒袁隗爲從女求壻見黃允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大喜遂改之云維桑與梓在樊榭仙子之鄉以絲附蘿得黃家雋才之壻史稱允以雋才知名聞袁隗語遂黜遣其妻夏侯氏而懋昭能書畫通音律亦可稱雋才無罪遺妻事尤脗合於是改語實

遠勝前語矣吾嘗謂作四六不難雜於隸事隸事不難雜於工切然而苦不讀書耳未有今事而無古事可比擬者若近世所稱典博者大抵依傍影響初讀之甚工實按之不切也余旣知樊照黃姓欲改不能以告董覺軒覺軒謂吾固知其黃姓特天壤中乃有王郎是輕鄙夫壻之詞用之此記亦與事稱何必改耶余謂上句明州樊榭旣切寧波之地則下句天壤王郎焉得不切夫壻之姓耶況樊照之姓不與王字同音句尙可用今吾鄉傳聞幾乎人知此事而黃王又適同音不又將自談談人耶又況金氏初嫁時琴瑟之好甚篤今方敘其初婚而遽用道蘊始嫁不樂之語亦於本事嫌未切耳覺軒終不謂然及余旣得改正覺軒始歎服　沈亞溪得鶴骨簫後廣徵詩文以記屬余余爲歷敘宼訟始末以四六爲之頗覺不俗而其中引用如雜

五行書夢書之屬今久不傳者多得之太平御覽中以故字句多不經見王稽雲讀而喜之强余隸疏出處余略疏於眉端紙尾付之旣而沈復乞稽雲賦詩稽雲懶作乃卽注余所作記自爲小跋以應亞溪然其注翦裁有法詳略不苟余文實愧之不欲虛良友雅意今幷以其注附余集中貞蕤按文集刻本無此文

咸豐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夢與子舟同作四六醒記二聯云梅摽有實吉兮其今桑落旣黃士也罔極是以西施老去泛以五湖嫫母盛年貯之宮闈亦不知是何題也

前人讀杜詩身輕一鳥度適度字殘缺因相與猜論或云過字或云落字及翻閱善本皆大服不知杜詩此句本之庾文懿侍宴詩橫空一鳥度照水百花然

昌黎詩蛙黽鳴無謂閣閣祇亂人以閣閣二字加之蛙黽毋乃擬

不於倫耶

帆字有作仄聲者許渾詩江風颭帆急山月下樓遲或謂當以颿字作仄則帆仍平聲然帆本有兩音廣韻符炎切又扶泛切船使風也釋名帆汎也隨風張幔曰帆昌黎詩無因帆江水亦非平讀之也

桑柘之柘之夜切唐韻以三百篇其檿其柘與串夷載路字爲韻乃別音一之恕切以就之不知今魚虞與麻韻古本同音無煩遷就也華讀如敷家讀如姑車讀如居三百篇皆然故馮驩彈鋏歌以無以爲家與上食無魚出無車爲押至昌黎盤谷歌以椓韻土猶知古音者也

許渾詩云野蠶成繭桑柘盡溪鳥引雛蒲稗深以柘作平僅見此詩

皮日休云毛詩鴛鴦在梁又螮蝀在東即後人疊韻之始楊升菴謂此乃偶合之妙詩人初無意也若文選宋玉風賦炫煥燦爛張衡西京賦之睚眦蠆芥上林賦之玢豳文鱗左思吳都賦之檀欒嬋娟則詞人好奇之始耳余謂楊說固然然其所引文選或是通韻若以通韻論文選則當以古音求毛詩以古音求毛詩則詩中疊韻全句者頗多鴛鴦螮蝀尙非全句疊韻者今且以今韻求毛詩亦得一二語誰其尸之其誰知之是也四字全出今支韻中

詠物詩固當雅切情狀然必以不脫不黏始爲工也或刻畫入細別無情意只是俗工繪物耳苕溪漁隱叢話謂劉義落葉詩鄭谷柳詩是二物謎子義詩云返蟻難尋穴歸禽易見窠谷詩云半烟半雨溪橋畔閒杏閒桃山路中余謂唐人詠物似此甚多

不特二君然要是聲聞辟支果耳

疏影暗香之聯自爲歐蘇兩文忠所賞遂膾炙人口後人千描萬寫雖高出數倍耳食者總謂不如不知此聯乃唐人江爲詩和靖只易竹影爲疏影桂香爲暗香耳耳食者又必迴護之云青出於藍云二語必詠梅花始稱然科以巧偷之罪不已傷事主耶溫飛卿詩醉後獨知殷甲子病來猶作晉春秋和靖詩云𫐄非秦甲子病有晉春秋劉後村已爲曲庇云和靖非蹈襲者當是偶然相犯至橫斜浮動十四字而十二字無異恐是後村亦不得謂之偶然相犯矣且其下聯云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此豈能詠梅花者耶

國初吾鄉有徐晉公懋昭嘗爲沛縣令其詩文集曰淡園集僅數十紙耳非特名不出閭巷即近時鄉人亦無有知之者其文不

過小品而甚工雅似盧陵荆舒賣魚者說一篇絕高淡非苟作者嘗作孤山說謂和靖非眞隱者夫眞隱不求人知今和靖居西湖之孤山西湖山水冠絕天下孤山又西湖最勝處而又種之以梅而又養之以鶴而於是孤山之勝更絕寰區而和靖乃隱居其中豈眞隱者耶朝廷之徵聘官守之訪見以至沒後之賜號皆此孤山之梅與鶴招之者也持論雖苛顧使和靖復生亦覺無言以自解也和靖書孤山隱居壁詩云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獨樹爲橋小結廬然則入山未深和靖已先自解嘲矣

歐陽文忠公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尚存按史稱福載童男女而往不聞其攜書而行則歐陽此語不過游戲點綴之詞豈可據爲典要乎乃擬人前不可說夢後世妄男

子竟援此語爲故實直上封事請遣使泛海求遺書而豈南山妄造古本居然稱得自海外而海外人復效其尤居然造孝經孔鄭注等書入中國中國竟售其欺紛紛僞書之禍實此歌詞胎之則文忠所不及料也余少時嘗同子舟及徐遠香元第作桃花源詩余詩有尙有秦人未火書之句遠香戲謂余曰此語雖佳然恐累後人又向武陵中覓古本也相與大笑

舒信道贈韋太守詩有雌堂水洗火符空之句後人不曉多改爲黃堂按平江州治春申君故居因每失火乃塗以雌黃（見錦繡萬花谷後集所引記與別本少異）蓋雌堂即黃堂也錢惟演詩云畫鳳仙楹遠圖（按當作塗）雌郡閣閒亦但用雌字

徐寅詠錢詩云能於禍處翻爲福解向讎家買得恩意謂以金錢結交怨家使渙然釋嫌隙而生感蓋即或人以德報怨之說語

已無甚趣味後人又翻之曰有於福處翻為禍已向恩家買得肆意似謂向富兒假借錢物富兒已深恨我如讐敵也不但趣味索然抑亦晦澀極矣

作詩好翻用前人語者往往坐晦澀枯燥之病即使詞明意達亦常失之刻覈浮薄吾每語子弟曰且學古人好處不必效其拂心態也

唐詩善作情真語後世情事幾於畢備余兩遊京師每於客邸思家覺漸與骨肉遠轉於童僕親之若出自口久客新返覺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之先得我心又記宋仲穆秉鐸壽昌余久之未貽一札仲穆見責余以張蟾詩之長疑即見面翻致久無書自解非好辯也我實與古人同此情也

李杲堂先生嘗取史記語入詩中亦創格也然不能全篇集句不

過偶用數語而已余欲選摘全集之如壯士行何畏游子悲古鄉涕泣交橫下爲鼓一再行風從西北來仙人好樓居徬徨不能去彊爲我著書巵酒安足辭飲可五六斗此其家不貧有田三十畝山居耕田苦輟耕之壟上與時轉貨貲繼踵取卿相亦頗自然不俗然不過以胸中所記憶者偶爲之耳若能繙閱全部貫穿連綴之必當有長篇傑構而匆匆未暇也

毛大可自謂是坡老後身又極力排詆之乃至摘其詩句肆情批駁皆不自知量之妄語也坡仙自是古今一人不可無一不能有兩王弇州自矜博雅在明人中亦足爲巨擘而欲擬東坡則天淵矣

西溟先生古文爲書名所掩前輩表而出之始稱於世至其詩則稱之者鮮矣寶應喬念堂崇修有陶園集其和縱橫圖詩獨以

先生稱首詩日姜（葦間）潘（稼堂）秀句豔春山朱（垞亭）陸（書須巽湖）湯（仁和少宰）

查（他山編修）亦扣關壁疊珠聯無限好砌花汀草幾時閒

揚州喬東湖寅著黃山詩一卷康熙乙丑吾鄉喬允誠斯備爲之序其同允誠初至祥符寺詩云返照開松徑飛泉灑石門谷暈雲不聚砂伏水常溫采藥從吾好攜筇就爾論相思三十載今始到仙源

江都阜爾堪字子任性好游嘗航海來四明歷蛟門普陀諸勝著近青堂詩集李文襄以爲兩漢三唐之作其游招寶山詩云（自注題下云時駛船出洋運貿溜蝦入郡）砥柱浮山出東南入海遙亂峯撐碧落絕壑灌秋潮氣肅蛟門見風高蜃市消幾年無壁壘估客漸停橈又普陀詩云南海今初到荒涼亂後山野猿吹佛火水鳥傍禪關樹以無樵長僧從入定還掃除須努力勝境扼諸蠻頗有雄氣

邊如文裘所賚歎則猶未也

史荷鶴先生鳴皋自號笠亭如皋人乾隆十六年進士庶吉士散館來知象山縣遷廣西柳州府年七十餘卒在象山有惠政嘗修縣志好作墨竹自署蓬萊仙吏以縣有蓬萊山也分校浙闈爲觀補亭作墨竹題句志別云本是門前雪竹枝浮筠暫與上林期雖然假塞塵埃裏尚憶清吟月露時十載金臺重問字三秋鎖院鎮題詩離懷願託琅玕影座上春風日日吹史於觀爲門生故云然

人心之巧愈出愈奇朱竹垞集唐人詩爲詞可謂巧而工矣而揚州江硯農昉者乃集宋人七言詞句爲詩曰晴綺軒集詞句中如堤上毿毿柳色明草香沙煖水雲晴江南二月春深淺初聽黃鸝第一聲樓倚江邊百尺高垂楊慢舞綠絲條柔腸一寸愁

千縷安得并州快翦刀簾幙輕迴舞燕風雲屏冷落畫堂空最愁人是黃昏近一樹梨花細雨中清簟疏簾一局棋已涼天氣未寒時玉鉤闌外香階畔長笛誰教月下吹十年香夢老江湖一斛明珠換綠珠舊日愛花心未了相逢還解有情無絲絲楊柳絲絲雨一夜東風一夜深寒食清明春欲破重簾雙燕語沈沈皆絕不似從長短句中抄撮來者與蕃錦集可謂異曲同工矣每聞世間作手斤斤區別詞稍板重輒曰是絕句詞稍秀麗輒曰是詞句今儼然以詞作詩而不失之纖以詩作詞而不傷於拙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有以石榴花相贈者不甚高大植之盆盎中殊復可觀四月始花至九十月猶復爛然照眼余大奇之王稽雲曰常耳不足奇又曰吾季父筍石先生宗耀有詩曰百計留春春亦住多栽月季

石榴花正謂此花能常開也元人草堂詩餘載劉鼎玉鉉蝶戀花詞云人自憐春春未去萱草石榴也解留春住已先王丈道之矣

薛令之爲東宮侍讀時官僚簡淡以詩自悼云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澀匙難滑羹稀筯易寬只可謀朝夕何由保歲寒此詩大似近時館師自嘲詩

館師自嘲詩有云不酸便贅開埕酒絕淡還沖盞碗茶凡茶初下葉謂之泡茶仍用原葉謂之沖吾鄉方言也

有館師詠薄粥詩云撮米燒成粥一甌北風吹去浪悠悠手持好似菱花鏡照見樓臺在上頭方自吟哦一丐者聞之進曰詩則佳矣然撮米一甌不爲薄矣宜改撮米作粒米食粥時未必適遇北風宜改北風爲鼻風食薄粥處未必有樓臺宜改末句作

照見鬚眉在裹頭師大驚問曰汝有此才何不去作館師而乃行乞耶吾當薦汝丐者蹙頞謝曰愼勿愼勿吾惟不願吃薄粥故甯丐耳

偶見林初文春日送別詩云春風自多思奈與客情違楊柳頻催別蘼蕪不送歸千山獨上馬一曲兩沾衣迴首河橋道迢迢看落暉第二聯用極眼熟字恰有思致下半首則全學庾子山竟似開府集中句矣初文名章福淸人萬歷元年舉人

一士人素以道學自負解三百篇輒以陳言腐語强勞人思婦盡入之理學中其友心輕之而未發也一日道學友賦早行詩有人語出林端之句其友忽問曰斯人也爲不失赤子心之大人耶抑閒居爲不善之小人耶曰能早起尙是正人曰然則舜之徒耶蹠之徒耶道學友恚曰賦詩不過卽景必求其人以實之

則毀矣其友笑曰頃余所問難者正足下平日解三百篇中之語偶然一詰足下意便怫然不識三百篇中勞人思婦之恨恨於足下者當復何如道學友不能答

武康徐雪廬舉人熊飛專采當代雜流若屠沽肩販皁隸雜工紀綱獄卒諸人詩爲一編曰錦囊集以見昭代人文之盛吾鄉此輩能詩者絕少惟鍾雲扉世俊以鎔造錫器爲業而能詩時人稱之鐵隱其送陳漁珊先生僦之官陝西詩有四千里路相思苦六十年人再見難之句爲時流所稱道常來余家不飲酒不茹葷不及生計自曉至夜無一語非論詩者然頗爲才薄所苦故雖寢饋此道中四十年而不能成家余嘗爲刻詩兩卷曰雲扉詩約若入之錦囊集中亦高手也

太夫人年五十時諸公以詩歌爲壽者多至三百餘篇趙丈鶴田

沖九爲長古一篇中述大病更生事有云譬彼牛山木無日不斤斧要勤而能生庸非天所怙道出劬勞若使不肖讀之淚涔涔下也　醫者繆艮山堅能詩其壽太夫人七律二章中一聯云諸郎繞膝多名士阿母持身有古風詩極古雅特不肯不敢當此耳後數年湯星崖爲太夫人作小影兒孫列侍圖陳子相作圖記取趙繆二詩摘句入記中

賦菊便是陶淵明賦梅便是林和靖賦蓮便是周濂溪如此等語必非高手然應試之作不得不爾以試官眼孔小其胸中僅有此等物耳

烹鯉問沈緜不云寄書而云烹鯉不云病而云沈緜頌椒添諷味禁火卜歡娛不說歲節但說頌椒不說寒食但云禁火此等語呂氏蒙童訓以爲文章之工余生平不喜此等句以爲用典如

此已入魔道其流卽是宵寐匪祺札闥洪休之類耳

慈谿周閑自號鐵山倜儻不羈自署其居曰天壤片石嘗同友人登招寶山一友題詩曰乾坤此地能容我今古何人更上樓鐵山遽大怒與之絕曰不知有我在耶其狂如此陳竹人明經掌文說

唐先侍郎挽程將軍夫人詩落句云將軍休沐日誰勸著新衣讀之知是時將軍尚在叢作詩體例固當如此因憶前年馬銘軒知州士龍夫人卒時銘翁尚無恙也時其子已登科第爲仕宦因廣徵挽詩余草草賦二絕句未嘗存稿中有元相營齋已白頭之句久亦忘之矣一日銘翁謂吾友陳子相曰諸君挽詩皆佳但皆盛稱其相夫教子榮貴考終而不念及老夫一語一似我已早作古人者惟徐君詩云云使他人讀之知尚有老朽未

死吾未見徐君詩即此亦見名下之無虛也子相以語余余謂此是詩文定例無足異者

吾友馮午卿二子同時各舉一子余賀之以詩有歲月日時悉無易之句此是借用經語所謂賦詩斷章不必依本經訓義也乃崇禎三年浙江鄉試舉子龔廣生居然誤解時字爲時刻之時居然中第三名且刻爲程文冠之本經當時試官舉子皆不讀傳注疏謬至此

余有詩云飛雲自東來似月東飛去又嘗在山中賦即景詞云誤殺月下人看罷頭看月月似東飛去明月依然西向上東是白雲來路那得倒行奈迷望眼總被行雲誤其意境頗似真切後讀隋書天文志有云仰游雲以觀月月常動而雲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始歎後人新意未嘗非古人陳言也

余少時嘗作饋歲分歲守歲六言詩而益之以報歲報歲者即俗所謂謝年又曰送年每至歲晚家家具牲醪報答神祇下句句日中爆竹之聲無夜不達於旦也詩成又屬畫師畫四小幀而題詩其上今圖畫不知何在詩稿亦尋失矣

余少時作春陰詩有云初三夜月逢寒食第四番風到海棠王綗齋先生日章大加歎賞謂非尋常吟哦家所易有每向友人稱道不置今細觀之不過是一聯好宋詩耳不知吾師何以贊歎如此

昔與同人作柳汀會課賦五言八韻詩題爲南陽諸葛廬余中二語云躬耕妻子樂游宦弟兄疏先師洪舫鄉先生以爲名句

余嘗戲語友人毛詩中有回文體友駭詰余余謂今三百篇中未之細考若左傳所引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倒之則謂弓以我招

乘車翹翹非回文乎乘弓古韻也而翹招亦韻且傳所引逸詩是謂招我也倒誦之則有赴招之意一轉換而出兩意非後世回文之所不能及者乎友爲撫掌

作回文詩者或五絕一首倒讀之又成一首而已偶見中州集宇文叔通四序回文十二首其第一第三句首皆諧韻是也而第二第四句首亦皆諧韻如春景云短草鋪茸綠殘梅照雪稀暖輕還錦褥寒峭怯羅衣稀衣短暖外復韻殘寒盡初回之衣羅怯峭寒褥錦還輕暖稀雪照梅殘綠茸鋪草短再回之則綠茸鋪草短稀雪照梅殘褥錦還輕暖衣羅怯峭寒又其第一第三句末綠褥亦諧韻蓋回句不回字讀之云殘梅照雪稀短草鋪茸綠寒峭怯羅衣暖輕還錦褥然則一首化爲四首矣惟夏景第一首第一句翠密圍窗竹第三句睡多嫌晝永永字與竹字

不諧不知何故餘十一首無不諧者至同卷中迭張德容回文

五絕二首惟一三句首有韻便是回文常法矣

煙嶼樓筆記卷之七

著雍涒灘之歲孟秋

月鄞徐氏遯學齋印

煙嶼樓筆記卷之八

鄞　徐　時棟　同叔

賀秘監知章廟祀吾鄉月湖曰湖亭廟分祀於江東曰賀成廟又祀於月湖東側者曰游仙廟余又見東錢湖隱學山下有湖亭廟亦祀賀公謝山題月湖廟中長聯膾炙人口詞云兩命那足榮爲卜含元殿上六馭匆匆彼高尚心情不若投簪竟去重湖伊可樂至今偃月隄前雙魚湛湛縱淒涼江海猶能騎馬閒來余嘗爲友人集唐詔題云器識夷淡襟懷和雅衣冠耆舊詞學宗師出二語肅宗詔對則玄宗詔也又嘗於賀成廟大書十字云風流四明客淸鑑千載人出用李供奉詩對用張長史帖中語也

鄞西南它山堰旁祀唐王侯元暐即作堰者今千載矣香火甚盛蓋築堰以界江河使斥鹵之地變爲膏腴明德爲甚遠也道光二十一年朱雲巖丈孝銓既修廟成余建議謂歷來修堰築堤諸公皆當從祀廟中其後里中援據余說爲位廟之左廡余集坡老荔子帖題一聯云下無涇高無乾結石驅流慰我侯兮千秋万歲堂之中廟之左朝猿暮鶴報其人于白水丹山 去堰稍進六七里曰桓村亦曰環村者有褒它山廟亦祀王侯余爲之題數聯一云遠矣水源呼父老問來由如此溪巖那不到偉哉霖雨仰古人重興歎果然廟祀已無窮略呼父老問來由扁舟直到溪巖畔唐僧元亮它山堰歌中句也仰望古人重興歎無窮廟祀報元功樓攻媿它山堰詩中句也又爲童微研侍郎華撰云使吾民粒千載平翦波瀾試看利永算長年年豐稔

爲長官與一祠聿新廟貌從此稚謳農鼓歲歲春秋又爲張戸部小峯鼎輔撰云俯仰丹青看此閒抱水圍山風景不殊强堰經營慘淡想當日窮源竟委溯游定到環村二聯皆運用元亮攻姚及舒信道詩中句也又撰一長聯云它山遺廟古哉遠而分祀者曰慈谿曰鎮海曰紹興曰台州況環村據强堰上游敢忘明德唐室尊崇尙矣後乃追封之若乾道若寶慶若淯若洪武至昭代答長官嘉貺大沛恩綸皆爲王侯紀實也

高錢錢氏奉奉國軍節度使康憲公億爲遷鄞始祖康憲爲吳越王俶之弟在吾鄉極有惠政宋時有大人堂祀康憲處也近時錢氏新修宗祠屬吾友王稽雲來求聯句余爲題云昔吳越保民而王茲土同在牂㮲泊他年奉國開藩慈愛猶留節度使今高錢聚族而居家廟聿新俎豆看百世歌功舞德馨香何止大

人堂
明余文敏公有丁以南學士告歸即東錢湖月波寺廢址營五柳莊闢地百畝園林之勝甲於兩浙其中樓臺亭榭悉摘歸去來辭中字名之詳見集中自記其後神宗書名山洞府四字賜之顧當時營搆數年方搆舒嘯樓而入閣之命下刻期督成大會親友暢飲數日而別竟卒於位終不能遂歸去來之願也其後卉木凋謝亭榭荒蕪康熙間余氏歸地於寺重建梵宇即今月波寺也而於殿側奉文敏塑像又久之寺僧遷像僻處文敏子孫式微未有能正其事者道光十八年十月望夕文敏忽見夢於湖上忻君鼎銘謂所居湫隘盍遷我於西樓忻君遷延未果臨歿以命其子自昌因以二十七年成其事近時文敏本支孫承樑者乃出貲改祀於西樓之下以家藏畫像重雕木相自神

寵以至門字煥然一新吾友尊沚濤文敏族孫也屬余記其事復以祠中楹帖見屬余爲譔三聯語其一云本來相國兆裘千年佛火依舊先生管領一角湖山以兆裘對管領頗奇一云相業溯前朝別墅有名山洞府佛天開福地新祠在明月春波又一云天上已宣麻只故鄉如此湖山未能拋得門前曾種柳看今日依然風景定是歸來

義火祠祀鄉厲由來久矣慈谿義火祠中一聯云咳誰料窮性命做鬼無依禁不住地下同聲一哭苦雨酸風餒腹頻年銜怨恫（按恫平聲然可抑送韻）既未必好兒孫各家都有到不如此閒異姓一堂春霜秋露義田萬古薦馨香不愧才人吐屬惜忘其作者名氏矣

（貞翠案此聯出於八世族祖次牧徵君元仲手筆其自題天竺山房聯云天開無盡藏鼎不爐煙又題清道觀桂花廳聯云）

留盧五月六月寒人在冰壺中酌酒
簾捲千山萬山碧客從圖畫裏吟詩

鄞之陳氏本自慈谿來近年卽田舍村作大宗祠余爲題中堂聯云流派合甬水慈江繼別繼宗列祖衣冠同寢室服食竝先疇舊德我疆我理曾孫稼穡在田盧亦關合其村名爲之也

徐偃王逃楚之難隱居滃洲今定海廳也見史記正義所引括地志中卒葬隱學山今鄞縣地事詳宋明州圖經及北宋徐氏譜中吾家其支裔也南宋初始由台州來居鄞之東鄙先大夫晚年剏宗祠於族之大壑後二十年時棟撰祠聯云明州爲先王墳墓之鄉漢籍衢州唐籍台州至宋代始居茲土思本卽古聖經脩之旨東塾敦本西塾崇本願宗人無愧斯名蓋祠堂聽事曰思本堂而其兩旁建敦本崇本兩家塾以教族姓皆先大夫手剏之也道光三十年余重至京師以此聯屬南皮張子青修

撰之萬書之

梁山舟學士同書嘗以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對慮善以動動惟厥時皆謂其以經對經語甚工整然以民生對慮善太不工矣余易之以昭五傳之敬始思終終無不復實較勝也楊升庵謝華啟秀以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對農爲邦本本固邦甯更較山舟爲拙

紀文達公昀典春闈作七律其第三聯云誓約齊心同所願丁寧識曲聽其眞自注云戲集十九首兩句所謂猶有童心也余謂原詩本五言强加上二字已不得謂之集句矣且所加二字又不工不如以齊心同所願識曲聽其眞十字作戲臺柱聯則雅切也

何瓦琴溱集禊帖字屬書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

視之亦佳

何子貞編脩紹基集爭坐位帖爲聯語中一聯云如知者行其所無事故君子名之必可言集字至此歎觀止矣其他如縱橫百家才大如海安坐一室意古於天意之所忽過從此長衆有同欲功不可居力排衆論乃見獨是心師古人自爲一家見人之過如已有失于禮既得即心所安語自己出無愧名言

余以凡物皆有可觀對讀書不求甚解記前人曾有此對子舟則對之以止謗莫若自修厲王嬾竹丈曰升書之

子舟嘗爲聯云五柳是讀書解人三蘇得行文樂事

集句成聯古今多矣子舟又酷好此如云濳無爲而自得獨好修以爲常結幽蘭而延佇觀流水兮潺湲恐修名之不立與太初而爲鄰惟此黨人其獨異樂夫天命復奚疑皆硬語盤空不

落窠臼此類甚多

集易林者多矣各出己意戛戛生新余集數聯云飲福千鍾日受其喜當夏六月風吹我鄉登高上山雲過吾面舉杯飲酒客入其門小窗多明爲我鼓瑟芳花當齒使君延年龍馬上山升擢超等鳳皇來舍坐立懽門春桃萌生時雨嘉降秋蘭芬馥飛風送迎

水流花開詩品語也東坡嘗用之作羅漢贊曰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余嘗集蘇語山高月小水流花開八字爲人書作楹聯每思買山作一小園立一亭於最高處寫此八字鐫亭柱中此等境界眞令人喚絕也

莊列鶡冠淮南諸子其琢句鍊字可入楹帖余嘗集鶡冠一聯云

東西南北形名可信前後左右古今自如

林小屏淯初爲夢園於城南門外盆蘭百種奇花異品並皆佳妙一日索余撰聯余爲集坡老荔子碑雙鉤詒之云驪石結山流水自出飛風圖笑高人始來出語稱其池山之勝尙平平無奇對不言蘭花而自然是蘭花頗得意也

荔子碑去其重字不過九十餘言近余集之得二十餘聯五言云春山風入栁秋水鶴乘船秋山高入鶴春水白于鷺結堂万山下飛船流水中七言云方其入世無不笑是謂高人莫之知我游丹山待之子世謂黃石無其人山中待我歸黃鶴水北無人飛白鷺乘黃鶴自是出世吟白駒莫知其人事人不怠千秋願與世無違萬石風知人知世千秋事游水游山万樹風秋樹高吟風結笑中流飛渡鶴乘船高山流水自朝莫秋鶴春猿無是非八言云于以來游福山福水無不欽羨壽世壽人出入無方

願知其自是非非莫白不與于人游于無方非非自入進以不雜汩汩其來黃鶴乘船白猿吟樹秋風知我春山笑人無是無非不違于世以出以入莫知其方春水秋山乘流齒石朝猿莫鶴吟樹飛風入世方人無以自待顧子是我莫知其非秋鶴入船中流飛渡春風結笑高人自來十一言云謂今世無下水船苦吟莫笑與高人結游山顛飛風自來二十一言云春水船與秋山鶴與謂子其出遊與方事吟笑以朝莫乾秔進兮雜肴充兮報我始歸來兮不知人民之是非合前遺德廟從祀堂及題林氏園者凡二十三聯中有頗自然者而搜索尙未盡也

除夜換鑯門聯風俗然也鮮有佳者一日有乞書者余爲題云傳書定有佳兒跨聽易何妨老子踞一座嘉歎或嫌踞字仄聲然可讀作平見集韻

吾友陳子相知縣歸自廣西讀書養親高尚不出自題一聯云安得萬間歡顏庇天下寒士不爲五斗折腰向鄉里小兒

陳艅仙丈福熙僑居月湖前年二月其子桐叔娶婦余贈聯云仙子乍登樓看十丈湖波二分春色才人初試筆是著書時候索句家風出二語一切地一切時對二語一切事一切姓頗爲工雅有老學究必謂東萊無娶妻著書事謂不當用余笑曰固也凡作文字同用一典施之此處則可施之彼處則必不可如此甚多未易言罄亦不能爲不知者道假令今日作考據文字或因東萊作文字必不當用此典故若偶然爲人題洞房聯何妨一用之耶揮戈返日影借錢娶織女俗語丹青古來不經之說盛傳於今者多少必一一考究指斥之將取從古及今詩文大家盡行删削之耶滿座盡是余言學究語塞此事相隔七八年

矣因錄聯記之其語頗拂老儒之意而其說則確不可易也郎
如聯語一事以娶妻著書事題洞房可也據其說以題明招山
人祠堂必不可也以借聘錢娶妻事題洞房可也而以之題牽
牛織女廟中則更無不可惟慧眼人知之不能一一爲村夫子
饒舌

烏釀仙嘗壽其舅氏某六十生日以庚寅重陽日生者聯云重九
日庚寅以降六十載甲子初周余嘗代陸半湖壽其友人五十
生日其人與半湖同年皆以重陽日生者聯云唯爾我生同九
日後五十載皆百年

吾友王東澤教諭世鎮挽其徒林芸卿聯云待先生如此其忠非
夫人而誰爲慟截經爲句屬對甚工而以語意太大不敢寫用

吾鄉孫寄廬景烈醫人也能詩嘗贈鍾雲屏詩有白髮滿頭雪黃

金何處臺之句亂後隱居荒江無疾而卒余挽以聯云久不相逢聞寂寞荒江已成藥隱脫然作別算解離諸相只剩詩名

余嘗爲范雨叔丈上綱代撰二聯丈極稱賞一挽其兒女嫁李氏者僅生一女子君姑猶在堂而其壻方自外舅（湘實先生上紉也）湖南署中歸來聯云夫子自外舅所來路隔五千爲報雙親無恙君姑抱女孫而泣年已七十何堪一老生悲一挽其姊嫁林氏者聯云有生幾七秩寡婦早歌孤兒旋哭幼孫幸底成材去年四世見曾孫天留老眼同懷凡五人伯兄先逝季弟又亡仲氏遠羈滇窅（即湘巽）今日一棺悲姊氏我獨傷心出數其夫家對數其外家無一遺者長聯中亦僅見矣

余挽外姑方太夫人聯出云有孫若而人有曾孫若而人（一子早卒）對以作壻幾何載作邱壻幾何載邱壻見淡菁注邱空也亡女之

壻謂之邱壻謂空有壻也余室朱孺人之卒八年矣

余挽江虹孫均云小刼遽壞色身使我病中揮淚起大招不銷豪氣知君地下忘情難雅切其人舒犀菴同知極歎賞之

先太夫人卒時友姻贈聯多至百餘舅氏陳笠山先生鴻挽帖云孤子已成名方欣春滿月湖年登周甲伯兄先逝世不料耆空雷岸運厄同庚太夫人卒年五十九伯舅敏齋先生卒時亦五十九故云　有外姻贈挽聯云慈綫密春衣看紫鳳齊飛陰濃萱草梵音悽臘鼓問青鸞小刼識悟蓮花釋家稱佛爲青鸞以六十年爲小刼見蓮花經友人何韻仙謂此聯最哀豔釋氏以十二月八日爲臘八日太夫人卒是日故云臘鼓

仲兄虛齋時楨卒時諸友親以聯語來挽者甚多姊夫張芥舟廣楙聯最長詞云姑余拜外舅姑來君方丱角童耳自彫椿樹旋

折荆枝謂老馬識途二十年酒後燈前何事不盡情而榷有弟
從先父母去我亦傷心人哉幸託婚姻皆同骨肉忽浮生若夢
千萬種悽端恨緒無言慰君季悲酸淒涼感慨不可卒讀

煙嶼樓筆記卷之八